

余家菊著

回
憶
錄

中華書局印行

回憶錄 目錄

- 一 不要批判，且去了解……………一
- 二 負責任、盡職守……………三
- 三 忽視職守，定遭自然懲罰……………五
- 四 受助樂，施助亦樂……………六
- 五 伊頓公學……………七
- 六 教科書編者都是聖人……………八
- 七 小商人知識豐富……………九
- 八 學者接人親切……………九
- 九 什物本應愛護……………一一
- 十 豬尾巴……………一二
- 十一 金錢、權力、報復……………一三
- 十二 兩個作文題……………一四
- 十三 一句書……………一六

- 十四 兩個字的筆畫……………一七
- 十五 道明學校……………一九
- 十六 發啓學校……………二〇
- 十七 一次抗戰……………二二
- 十八 運動大會……………二三
- 十九 替罪之羊……………二四
- 二十 團體生活之初試……………二五
- 二十一 王陽明學說……………二六
- 二十二 王光祈……………二七
- 二十三 寫作的開始……………二八
- 二十四 柯樂和……………二九
- 二十五 初學譯書……………三〇
- 二十六 自進學校……………三一
- 二十七 狼吞新知……………三二
- 二十八 來今雨軒……………三三

二十九	小問題·····	三四
三十	天九哲學·····	三五
三十一	雙泉寺吃豆·····	三八
三十二	插秧酒·····	三九
三十三	選舉戰·····	四〇
三十四	考試難·····	四一
三十五	記石瑛·····	四二
三十六	巴黎寄稿·····	四三
三十七	一個老師·····	四五
三十八	一本書·····	四六
三十九	祕密志願·····	四七
四十	創黨會談·····	四九
四十一	虎穴奔喪·····	五〇
四十二	金陵軍校·····	五一
四十三	王晉卿·····	五二

四十四	領袖學·····	五三
四十五	死的壓迫·····	五四
四十六	中東路戰役·····	五五
四十七	獄中奇夢·····	五六
四十八	余景陶不是余景陶·····	五七
四十九	雪裏送炭·····	五九
五十	落井下石·····	六〇
五十一	時輪法會·····	六一
五二二	家庭教育·····	六二
後記·····		六四
附錄	武昌首義之回顧·····	六六

回憶錄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沒有什麼奇特偉大的事情可寫。我寫這點回憶錄，不是要宣傳自己，乃是因為活到了五十歲，平生所受益於別人的地方，指不勝屈，而且也是念念不忘的，表面出之，使我所受的益處更轉益於別人，庶幾足以報答他們的盛意。再且五十年來，世間的一切，都在急遽的變化之中。過去的情形，在將來的人殆無從真切了解。記下若干真切的材料，或者可有所助益於他們。

每一個人的生活，都有其光明面，亦都有其黑暗面。我在這裏，祇打算記錄些光明的事情。至於我的黑暗的方面，當然不小於任何人；我不寫出，並非掩飾，因為寫出來，亦沒有什麼意思；如果覺得略有意思時，還是打算寫一寫。但是無論是寫光明面，或是寫黑暗面，我必絕對忠實，不但不許有意說謊話，便是無意中易犯的錯誤，亦必盡力防止。

以後所寫的回憶，不用任何種類的次序安排，完全是想到那裏，便寫到那裏。這樣容易真切一些。

一 不要批判，且去了解！

一 不要批判，且去了解！

一

這句話，二十多年來，總在我心中。時常感覺慚愧，因為自己不能夠完全照着做。又時常覺得，今日社會風氣之壞，正是由於違反了這一句話。我知道這句話，是在民國十一年春夏之交。其時我在倫敦，倫敦斯垂三地方有一個市立女子中學，在教授法上，實行道爾頓制。我為考察道爾頓制的實際情形起見，與該校女校長巴克赫斯特(?)約定時間前往參觀。按時前往，被導入校長室。

校長室很小，大約一丈寬，兩丈長。設備極簡單。室中除一張寫字臺，兩張坐椅外，別無長物。牆壁灰色，完全沒有裝飾品；祇是在寫字臺坐椅對面的牆壁上，有一個一寸寬五寸長的紙條，寫着下面一句話：

Don't Judge; Try to understand! 意思就是：不要批判，且去了解。當時我見了這句話，深深受到感動。只此一句話，便知該校長是一個大教育家。對待學生，應該如是；對待同僚，應該如是；對待任何人，都應該如是。我們頂喜歡用主觀的好惡，去下客觀的判斷；很少的人能用客觀的了解去確定主觀的判斷。正因此故，論人則隨着愛憎的不同而說好說壞；論事則隨着成見的驅使而反對，或贊成；甚至對於已死的人還不肯說句公道話；對於古人經世安民的遺教，亦打起疑古的招牌，儘量的打翻案。沒有了解，便下批判，是輕率，是自欺，是一種過錯！明知事實未必如我所了解，而仍要依照自己的了解去判斷，則是有意冤

人，有意壞事，罪大惡極，不可寬恕！我國的風氣，實在令人寒心！

我自從接受了這句教訓之後，我盡量管制我自己。「少說話，莫罵人！」罵人有什麼好處？祇是增長自己的傲慢，加添別人的怨恨，結果無非來一回大屠殺。多說話有什麼好處？無非圖嘴吧快活！即令說的是好話，好話並不值錢；值錢的是力行。況且所說的話，又必然大半是淺薄，是惡劣；為減少口過計，實以少說話為宜。我見了滔滔不絕，口若懸河的人，我總是為他捏一把汗。我見了目無古人罵倒一切的人，我總是為他祝福——莫墮拔舌地獄。人與人相處，要忠厚一點，尤其對於已死的人要忠厚一點。祇聽見說：「忠厚傳家」；從來沒有：「刻薄立國」。為個人積福，為社會消災，我們對人對事，都當：不要批判，且去了解！

二 負責任、盡職守

小處不麻胡，大事才確實；本是一定的道理。自己不麻胡，別人才方便；亦是一定的道理。

有一次，大約是十二月的時光，學校已放寒假。遠棲外國，本來是一件苦事；長日埋頭書本，有時不免無聊。這一天，突感苦悶，不可排遣，乃拋書外出，作博物館之游覽。其中

珍異紛陳，看一景又有一景，午飯後出門，不覺便至五時許，博物館且將閉門，才悄然出館，沿街道走去，經過一旅行社門首，忽動念前往大陸游覽。原來居留外國，護照隨時在身，且有居留證在手，出境毫無問題，便立刻購買赴巴黎車票一張，乘坐夜行國際列車，開行時刻，約在六點。回寓清理零用物品，放在提包內。立即雇一街車，奔赴車站。車資付訖，走上月台，有一位英國人迎面走來，向我喊「余先生」，我甚感驚訝，他低聲訴說，說是：剛才所給的車票，將日期寫錯。怕先生在路上遇見麻煩，公司派我來此地等候先生，說明情由；請將車票給我，我當持往賣票房，代為改正。我聽他這樣說，取出車票一看，果然日期有誤，當將車票交給他。他持往票房，不到三分鐘，便辦好拿回交給我，連說「對不起」而去。我上車後，約兩分鐘車便開行。

這一件事，確是芝麻大的一件小事，可是給了我一件大教訓。我在車上，因此而思念萬端。我想假使他不來更正，可以發生怎樣的後果呢？查票人堅決否認這張票，迫我另行買票呢？還是經過一番口舌之後，他便麻胡放行呢？還是他根本並不注意日期呢？照英國人做事的精細看，大概不會不致發覺。照英國人做事的近理看，大概會放我過去，不過要責難我爲什麼不按時乘車，或者馬上電詢旅行社此票的真相何如；總而言之，多少是免不了有一點麻煩的。出錢買車票，反而買來了一番麻煩，在顧客的心理上，當發生何種感想。這樣看來，旅

行社爲保持信用起見，派人糾正自己的錯誤，確是分所當然。但在麻麻胡胡的中國人，便未必替乘客這樣想！

三 忽視職守，定遭自然懲罰

我在倫敦大學，是讀的研究科。研究生得自由出入專科圖書室，自己持有門匙一把。有一天，我在圖書室看書，不覺已是午後六點半，我的寓所是七點鐘開晚飯。我匆忙鎖上圖書室，室中只有我一人，向衣帽間走去，適逢看守人不在，我略待一會，不見看守人來，我便留下大衣帽子，逕自歸去，我想，明天再拿，也無關係，並不曾想及這樣作法，有何後果。

第二天到校，經過衣帽間，看守人見着我，便問：昨天何故不取衣帽。我說：我來時，你不在；等不及，我便走了。他說：我昨夜等到深夜，校中人已散盡，我才敢回去。我們兩人，相視苦笑而已。他的痛苦，是我引起來的；但是他不能怨我，因爲他確曾有一個時間，擅自離開職守，而又不曾託人照料。在我這一方面，誠然有理由——有急事不能等待；但是別人深夜才回家，他家中要候他吃飯，候他就寢，該引起了多少的異樣波動喲！

自經此事之後，深深知道做事不可單就自己的方便着想，遇事總要替別人想想。不然，一個毫不苟且的人，便將受到許多難言的痛苦。這位看衣人，假使他不盡心職守，到了下班

時間，收起我的衣帽，逕自回去；我來了，取不着衣帽，亦怪他不得。他的痛苦，是由於害怕有虧職守，是由於害怕祇顧自己方便，使得他人不方便。這種精神，該是何等偉大！然而他只是位看守衣帽的工友而已。

四 受助樂，施助亦樂

船抵馬賽，轉車經巴黎，往倫敦。我們在國內，本是三等車階級，走到國外，爲保持國民的體面計，都買了二等票。上車後，各個房間，都已坐滿，予等一行三人，郭霖、蔡光黃和我，都憑窗佇立在走道上。恰巧有一英人站在同一地方，予等相向說道沒有坐位，一夜如何得過。英國人說：慢慢看。一會之後，有一茶房走來，英國人一手遞出佛郎票一張，一面說道：請爲我們四人找一個空房間，果然，金錢的威靈偉大，我們迅即被導入一個空房間。下有軟墊，上有軟枕，雖然沒有臥鋪，也就很覺舒服；除了在里昂下車晚飯以外，沉酣入睡，到巴黎已是天亮。預定到巴黎後，往哥倫坡法華教育會訪候朋友。到了巴黎，竟是劉老老進大觀園，莫明其妙。英國人聞知予等意向，便教予等將行李留存車站，不要過問，動身去倫敦時，再來提取；目前他可送我們一程。我們四人，在曉色蒼茫中偕行於巴黎市上，河流，街景，建築，都發人美感。大約十多分鐘，走到另一車站，英國人看着我們買了票，走

上開往哥倫坡列車所在的月台，才道一聲再見而別。當着正在需要幫助的時候，而與人以幫助，對於受助人固然是大快樂，助人的人又何嘗不樂？這種無所爲的助人行動，真是國民道德的偉大表現。

五 伊頓公學

予少時英語頗流利，遭黨禍後鮮與外人接觸，乃大退步。范靜生源濂民國十二年遊倫敦，約予偕往參觀伊頓公學，藉任翻譯。公學在英國爲擁有資產而具有歷史之學校。著名公學，有十所左右，伊頓卽其中之一。校址幽靜，校舍宏偉，其學生高帽短衣，號稱伊頓裝。其校長年俸，高於英國首相。出身該校而任職首相者達十餘人，至曾任大臣者則難一一數。校長室有客廳，有辦公室，校長獨坐其中，不見其他職員。略事寒暄後，校長電召一職員來，陪同參觀。靜生先生因校長不親陪參觀，意殊不樂，予勉爲解說。教室用笨重的長條書桌，學生刻削其上，棹面深寸許之長溝縱橫遍佈，可見書棹之古老。亦可見少年頑皮，中外同然。該校有一奇俗。校中禮堂，四壁係精緻木版。每一學生於畢業時，例須親自將自己姓名雕刻於木壁之上。其中頗多一世之傑，如格蘭斯頓之名，卽赫然在焉。數百年間，畢業生姓名紛錯雜陳，實爲奇觀。舊時責罰學生之竹鞭，依然保存於禮堂中，陪隨者曾出以示予

等。靜生先生戲謂：不知今日仍用此物否？盍試問之！予報以微笑。

六 教科書編者都是聖人！

舊日學生所讀爲四書五經。四書五經出自聖賢之手筆。廢科舉，興學校以後，學生所讀，乃爲教科書，教科書取四書五經之地位而代之。誠爲教育史上之一大轉變。范靜生先生告予，謂彼任教育總長時，一日晤及南海康先生。康先生問學校學生讀四書五經否？應曰：否。問：所讀何書？應曰：教科書。問：教科書何人所作？應曰：書店編輯。康先生曰：然則書店編輯都是今日的聖人了！范先生說：我聽見這話，汗流浹背，無地自容。我們想想，聖賢的著作，我們認爲落伍，不肯讀；我們要讀書店編輯所作的東西，書店編輯果真全智全能，而不會錯誤嗎？他們果真比聖賢高明一等嗎？自然，經不定要讀，更不必要在學生時代讀，尤其不必在學生時代全讀；我們所要了解的，乃是教科書編輯者責任的重大，無根據的思想不要放進教科書裏。莫罵武夫殺人，文人殺人更兇於武夫！莫罵軍閥禍國，學人禍國，至少亦復相等。我們試把四十年來的文史教科書作一整個的分析，看看其中所含的毒素，與今日國家的混亂有何關係？我們能不承認教科書作孽之深重嗎？

七 小商人知識豐富

倫敦近郊某區舉行物產展覽會。予隻身前往參觀。會場由廠商自行佈置，每家佔門面一間，各有照料人員一人或數人執事其中。我挨次走過，慢步前進，走到一地毯商門前，停步小駐，其中照料人員一個年約二十歲的少年和我攀談。首先問先生是中國人嗎？答曰：是。又問：先生國中宅舍，使用地毯否？我因為本能的愛面子的原故，立刻答應說：用。他聽見後，便答話說：那一定是上等人家。我一面感覺我的話不正確可恥，一面又欽佩他的常識豐富。要知道他不過是一個少年，地位不過是一位小商人，中國和倫敦又相去那末遠，他居然對於中國人的生活習慣清清楚楚，這不是他一個人的能力智慧問題，乃是整個的教育問題和文化問題。大家都知道英國人是一個商業民族；但是如果將英國人看作純粹的商人，就大錯而特錯了。英國的職業教育是與文雅教育打成一片的。各職業的人，對於他的職業，歷史的演進，地域的差異，審美的觀點；乃至文化價值的評判，是都具有深厚的了解的，他們所追逐的，不只是金錢而是文明的生活！

八 學者接人親切

倫敦名教授，我接觸頗多。其間如霍布好斯，如瓦來士，如倫恩，如史培爾曼，如羅素，都是學問淵博，見解精到的著名學者。但是都態度靜穆，絕無驕矜之氣，待人誠懇，遇事樂於相助。霍布好斯，在討論班上，聽受質詢，完全是一個學生的學習態度。瓦來士有一次約談，按時而至，則彼已站在門外迎候。史培爾曼知悉學生有一善可稱，則欣然色喜；有一語不中肯，莫不切實糾正。倫恩如受請求指導，既周密詳慎以相指示，且隨即與以鼓勵。羅素對於正確的見解，輒寄以深厚的同情。有一次，約我午後五時往其家吃茶。按時前往，他和夫人以及助手兩人正在從事著作，時到五點，將要休息，尙未休息。我既坐定，他們隨即停止工作。羅素忽問我因何事見訪？我答謂奉邀前來吃茶。彼聞言，連說：對不起，我忘記了。他的夫人亦在旁笑個不止。請客而自家忘記了，在中國爲大不敬，在人情上必定多方掩飾，羅素却毫不掩飾，不但不至使客人記恨，反使客人感覺親切。大抵此輩學人都有遠見而又知道世界事非後起有人，莫可希望，所以指點接引，都認爲是一大因緣。回觀我國學人，有的學有專精的人，自己明言不願示人以其自己之心得。有的略負時望的人，接觸後進，即擺出不可嚮邇的面孔。尤其是一種學術的鄙夫，有一點見聞，害怕別人亦復得見得聞，多方隱匿遮蓋，雖屬至好，不肯見告。我有一次研究明代出現之石經大學，正在搜求關於石經的材料。有一位朋友，他手邊正有一部歷代石經考。他聽說我在研究石經問題，馬上

藏匿起來，揚言他已交還國立圖書館去了，而他所借的其他各書，則又一併交由學校代還，獨此本不在代還之中，其用意可想而知。不幸有一位學生在他那裏小坐，於他還不知道我注意石經大學之前，便已代我記下石經大學是唐伯元開出的，並且迅速即告訴我了。至此，我已經無再事考證之必要，並且我根本不願從事考證，亦萬不至奪去了他的考證名譽；所以我發誓此生不談石經。這種人真是文化的鄙夫。「愈給與人，自己便愈有；」這句話，無論如何，在文化上總是正確的，凡是以文化爲己任的人，惟恐己之所知，無人能知，以致此理不能昌明於世。凡是大師，都接引人，都指點人，乃是由於他樂得同調以共揚正道。鄙夫不可與言文化！

九 什物本應愛護

中國留英學生，都是寄寓民家，搭伙伴食，相處很好。就如家人一般，亦可稍慰岑寂。某次，有三位中國學生，我是其中之一，同寓在一位老女士家中。她既無子女，又少親戚，受過高等教育，頗有文化熏陶，年約七十，料理瑣事，仍井井有條。一夕，圍爐共話，意甚歡洽。某同學拿着撥炭的火鉗，敲打火爐前之石板，擊節以自賞。女士突正色着說，不要敲壞了。該同學亦復板起面孔來答復她說：敲壞了，賠你的！女士說：賠是一件事，好好的東

西，不當敲壞，又是一件事。當時大家解說，各自散去。事後我細細咀嚼：賠是一件事，好的東西，不當敲壞，又是一件事；不禁發生深長的感慨。本來，各物都有其固有的形態和天然的壽命，濫加摧殘，就是罪惡，所謂「暴殄天物」是也。可惜多半不明此理，以為打壞了舊的賠新的，便可以無事；不知正如吾鄉土劇詞所說：打破舊缸賠新缸，新缸沒得舊缸光。又如公園禁止攀折花木，一般人總認為祇是因為假使大家相率攀折，則別人無可玩賞，其實這是功利主義的說法，花木固然可以供人賞玩，花木自身亦有其存在的權利，人們攀折它，至少應當有其必要的理由。公園是衆人來往之處，假使你折，他也折，花木就沒有生存的可能了。禁止隨意攀折，就是抑制人們「殘物以逞」的獸性的。我們這個世界，是以人爲本位的，亦是以我爲本位的；以人爲本位，就暴虐動物；以我爲本位，就殘害別人。照理性講，我們無權吃動物，我們也無權用動物作工具。古人春不伐木，猶有幾分愛惜生意的意味，可惜今人祇能作功利主義的了解。至於馬死而葬之，現代的人當然要認爲不懂經濟。將父母的骨灰用作肥田粉，才是世間第一等的經濟辦法。

十 豬尾巴

在滿清時代，人人頭上拖個辮子，英國人呼之爲豬尾巴（Pigtail），中國人引爲奇恥大

辱。我做小學生的時候，聽說英國人這樣稱呼，也非常憤慨。我在倫敦時，有一天和房主夫婦共餐，談話之間，談到他們的姪女的辮子，他們也口口聲聲的豬尾巴，觀察他們的形態，絕無侮蔑的用意，我才恍然大悟名詞的聯合觀念，兩國絕不相同；英國人說豬尾巴，絕無中國人那一套意念，所以一切憤慨，都是出於誤會。我這話，還有一個證明。我的房主婦有一個貓子，房主回來時，主婦常常對着貓子說：「你的爸爸回來了！」我們中國人聽着實在有點刺耳，在他們當之絕無不好的意象。我覺得：他們對於人和禽獸的看法，不像中國人分別得那末嚴。所以語言習慣不同的民族，要想互相了解，是需要長久時間的。

十一 金錢、權力、報復

我年青時，愛看電影，但是很少中意的片子。有聲電影，大半是狂歌酣舞一陣，看了之後，不久便興味索然；無聲電影多半有很好的配景，或者是雄奇的山水，或者是幽麗的風物，所以我樂意看。在所看的片子中，有一個片子的結幕文，使我牢記難忘，此一片子，大意是某一銀行的小職員，受了上司的責難憤而辭職，跑出去開採油鑽，果然利市百倍，不久便擁有多金，回頭便存入大量款項於其前任銀行中，並掌握該銀行的大量股票，轉手之下，立即賤賣股票提取存款，以動搖該銀行之信用，使其發生擠兌擠提，卒至於倒閉，百萬富翁

頓時破產，而被淘汰於社會。一幕悲劇，用三個詞語結尾——金錢，權力，報復。散場後，走出院門，此三個詞語，久久徘徊於我的腦際。這就是西洋人的人生目的嗎？這就是人生奮鬥的三部曲嗎？一個體面人，不可沒有錢，沒有錢便要受人輕侮，有了錢，便成了神——服從你，權方便落入掌中，任何仇怨，都可報復以雪心頭之恨，大丈夫行徑，寧不應當如是嗎？凡受侮不報的人，祇是無出息，祇是無辦法，人決不可無辦法，尤其不可無辦法去找錢。餓得要死，那能不吃嗟來之食。人人敢唾其面的，那夠教化世界！偉大的耶穌基督，是上帝的獨生子，是唯一的救世主，然而無錢無權，被人釘死在十字架，還受盡種種侮辱，他不但不憤怒，不欲報復，反而禱告上帝，請求饒恕那些人，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所犯的是何等罪惡。耶穌基督的慈悲心，無可言狀，直使人墮淚而已。然而慈悲別人，便是把自己提供別人去蹂躪，我這個人不是一個人嗎？不應受到世界的公平待遇嗎？我為什麼要供人犧牲呢，我就沒有我的正當生存權嗎？難怪尼采說基督教道德是弱者的道德。孔子主張仁以愛人，又主張義以立己，所以是中庸之道。不過澈底的不抵抗，雖是弱者，却是最可崇敬的弱者。這樣的弱者，才能為萬王之王。「金錢，權力，報復」，是小丈夫哲學！

十二 兩個作文題

前輩作事，多絲毫不苟，有「敬事」之風，一件事到來，必定盡心做去；比較現在的許多人，遇事麻麻胡胡，真使人有不勝今昔之感，我是六歲發蒙讀書。第一年祇讀了一些什麼三字經，史鑑節要，地球韻言之類，教科書這樣的換擇，是代表當時新舊兩派的折衷趨勢的。第二年，便讀四書詩經等書，先祇背誦，不作講解。第三年，才隨讀隨講，並且指定一部書，按日講解一段，逐句逐段講下去。我是先受四書，由論語而孟子，而大學，而中庸，註解是用的朱熹註。既經講書，便同時講讀時文。我沒有讀過八股，我當時所學的，叫作義。即是解釋經義的文字。自正月下半月起，經二月三月，大概是四月初，已經穿夾衣了，便開始學作文。第一個作文題目，是：「人皆可以為堯舜。」題目發下，便提筆寫去，根本不知什麼叫文章，什麼叫做文。做好呈去，教師立即取來評閱，教師於讀完之後，欣然說道：「還好！還知道從爲字着筆。」這是光緒丙午年的事。到己酉年，投考發啓學校，考取未及入學，弟兄三人，祇先二兄家芷到校。這年臘月，家塾散館時，書籍都已收藏，黃昏閒談中，塾師說道：做人爲學，都要自己上進，不可依賴他人，更不可看作別人事；今年完了，我離去後，你們可以作一篇文章，我出一個題目，即是：「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你們自己作去。他走後我們果然做了。下一年，我即進入道明學校，離開他的教誨，這算是他出的最後一個作文題。我到十五歲以後，略知世事，想到此事，才恍然於他的勸勉

的深意，再聯想到第一次的作文題：人皆可以爲堯舜。對於前輩作事慎始之意，以及對於後生期望遠大之情，皆不勝其感激之至。回顧自身，一無可取，辜負前人期望，可恥已極，乃不敢怠惰，發憤上進。我一生如果可說是不至於打零分，這兩個題目的鞭策力，是不可忘却的。

十三 一句書

如果有人問我：平生受益最大的，是那一句書？我是無法回答，因為我們從書本上所受的影響，多半是不自覺的；恐怕受影響愈大，不自覺的程度也愈深。因此之故，前輩對於少年閱讀的書籍，採取檢查制度，不是全無理由的——謹防中毒於無意之中。我家中，說部的書，一本也沒有，便是今古奇觀，三國演義，亦是在親戚家中看到過一鱗半爪。到十九歲，才看紅樓夢，那裏面的興衰之感，是大大的激動了我的：是到二十二歲後，才放手看小說。小說本是支配人生的最有力量的東西，但是在我呢，似乎他的影響來得太遲一點。要說那一句書對我影響最大，本來是一件不可能的工作。不過就意識中的認識，就少年時代（二十歲以內）的情形說，我却要認定下面一句話，曾經發生甚大的影響，孟子上有一段書「舜，人也；我亦人也；舜可爲法於天下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我讀這段

書，受到深深的感動，是在十六七歲的時候。民國二三年間，康南海刊行不忍雜誌，內面有孟子微一書，也提到上面這一段話；他說：讀過這一段書，而還不奮發努力，那便是麻木不仁的人了！（大意如此，文句記不清）他這幾句話也發生了不小的刺激作用。不過我還是不敢說這句話影響最大。如果按照無意中流露出來的，才是真性格所表現這個道理看來，則「非禮勿動」四個字對我的支配力，恐怕是最大的。約莫在我十歲左右的時候，我到我家店鋪中去渡假期。一日，店中管賬，出紙索子寫字，意在相難；予就賬桌立書「非禮勿動」四字以應。在場的人，羣然相訝！是這句話養成了我的性格呢？還是我的性格合於這句話呢？不得而知。不過這句話的支配力很大，則是事實！

十四 兩個字的筆畫

家塾中規矩緊嚴，起居、言語、課業，各有定規定程，稍不合節，輕則挨罵，重則罰跪，更重則挨打。我讀書，不算笨，挨打自是難免。有一次，挨了一手心，是因爲寫「不」字，在寫第二畫撇與第三畫直之間，不會起筆，跡近潦草。在當時的功令，文章字體，規定極嚴，凡寫草書，俗體，破體字者，都認爲犯規。在試場犯規，不但必定名落孫山，並且還要公開揭佈，傳笑士林。訓練士子，正是平時如考時，執行政府功令，甚爲謹嚴。這是在家

塾寫字挨打。後來在道明學校，也有一次，因為寫字挨罵。這次是上算術課，被指名到黑板上去演算問題，照規矩算完之後，應將得數用文字寫出。我們那位算術教師，姓閔，名承，字文卿，管理嚴肅，人稱爲閔閔王。我上台去演算時，自然極其小心，恐怕被他拿住，問題沒有難倒我，演算也沒有困住我，得數也用文字寫出來了，心中放下了那塊石頭，正準備下台，那閔王先生白眼一翻，吆喝一聲「粗心」！我正愣住，他才厲聲說道：把「零」字末筆的一個點添上，原來那個得數是幾萬幾千零幾十幾；我寫「零」字時，將末筆的一點忘了，所以挨他一聲「粗心」。當時規矩謹嚴，言語舉動，隨處皆得小心。現在一般學生，橫七豎八，要是那時的教師看見了，祇有閉目搖頭，大喊其野鹿，野鹿了。現今學生，便在考試卷上，也多半喜歡草寫，而又不乾淨，不整齊，不清楚，認爲這是新氣派。其實要知道：有許多試卷，便是因爲潦草難看，閱卷人信筆一塗，給他一個不及格。還有些學生喜歡寫新創字，也有時碰上所謂「頑固份子」給他一個墨叉，這本卷子，也就嗚呼哀哉了。文字的寫法，本來是「約定俗成」的一種東西，倘若人人得自由造字，文字的體系必定凌亂，傳達意思的功用必定喪失，文明將如何保持。所以個人儘管各出花頭，公衆却有權維持固定的格式。至於公衆已經周知的俗體字，何以不准寫上正式文書呢？例如寫劉作刘，人人都知道刘即是劉，但是在正式文書上，則祇准寫作刘，不准寫作刘，又是什麼原故呢？我想，是因爲

正體字所代表的意思是固定而難於淆亂的，筆畫是清楚而難於塗改的，所以可以避免許多弊端。假如寫劉作「刘」，刁狡的人，有時可硬說「刘」不是「劉」，而是數碼九二，又如寫難作「难」，舞弊的人很容易將「难」左加上水旁或手旁以改變文義而製造糾紛。我挨了兩次罰，不敢寫壞體字；有些愛寫壞體字的人，在事實上所受的罰，恐怕還大過於我？祇是不知道而已！

十五 道明學校

黃陂縣的第一屆小學，大概是光緒甲辰年創立的，那一年也就是我初受句讀之年。第一屆的學生，除了由公家供給膳宿外，並按月支給零用錢三幾百文，是取書院膏火制度而擴大之。堂姪傳心入校肄業後，好多窮秀才都說不應該，認為是佔了貧寒子弟的位置。第一屆畢業後，縣中教育政策，決定「化一爲五」，並取消公費待遇。化一爲五，是將一個學校的經費，用來創立五個學校，即城廂，東路，西路，南路，北路，各立一所。黃陂以北鄉爲最大，學生甚多，所以後來實際成立的，祇有城廂北路兩所。城廂一所，改名望魯，北路一所，改名道明。這兩個名字的來源，是因爲北宋大儒程明道，程伊川兩先生都是生長於黃陂，關於他們的遺跡很多。黃陂城河對岸，有一個魯台書院，望魯學校用爲校址。北鄉長軒

嶺有一個道明山，二程曾藏修其間；道明校址在長軒嶺，故取以爲名。民國初年，曾傍山修建校舍，七七抗戰後，毀夷了。當時兩校學風，望魯較多經世氣味，道明較多志士氣味。「各斂精神肩大難，書生願作紀功篇」，是一位名叫姚幹青汝嬰的教員所作策勵學生詩章的末聯。姚幹青是一位陽明學者，英俊爽朗，入同盟會，從事革命。武昌首義後，入政界，曾數任縣長。後應劉湘約，入川，任武勝縣長。鄂西革命之役，死於神兵。其他如堂長雷尊吾，學監閔文卿，皆持身有則，各具風格。學生一百二十人，有所成就者頗不爲少。時予年最少。至辛亥年，才十三四歲，僅後來在晉綏方面任陸軍總司令的彭毓斌一人，小我一歲。當時的領略，自然不多。不過後來的關心時事以及愛國抗日等行徑，也許就在此一時期植其根芽。小學教師的威力，確實偉大，無可置疑。道明學校成立於丁未年秋，距今已是四十年。

十六 發啓學校

己酉年春，我家附近五里之研子崗，成立發啓學校，公開招生，我族應考者不下十人，二兄三兄及我亦偕往一試。縣長出題，視學員監試。視學爲黃安陳子青冠冕，我叔岳父也。縣長爲雲南陳某。試題爲不憤不啓，不悱不發義。應考者約二百人。縣長出題後，卽他往公

幹。次日清晨，榜即發出。三兄考取第六名，我考取第十二名，二兄以次同族還有三四人皆稍後。榜發後，即行開學禮，一律嗶嘰制服。依制行禮，沒有今日的演說那一套。後來我家祇有二兄到校肄業，我與三兄於次年入道明。發啓學校的命名，是就劉明發將軍及其弟劉明啓兩人的名字結合而成的。劉明發是行武出身。劉捻匪有功，升至總兵，賞穿黃馬褂，死於亂兵中，本鄉立有專祠。他死後，家境頗好。清末，興建學校爲當時第一新政，各族競立學校，其弟劉明啓始捐款創立發啓學校。當時風氣，各書香人家皆不願送子弟入私立學校，恐創辦人挾以爲有恩於某家，甚至謂有所成就者應知報答培育之恩，所以多不願遣子弟就學其中，略送一二名進去，亦祇是就次佳子弟送一二名以敷衍面子，維持情誼而已。發啓所出人才，不及道明望魯之多，其原因或即在此。當時說入學校是讀洋書，開通的人亦認爲子弟在入學校之先應將中學基礎打好，所以各大姓一面有學校，一面還是有家塾。我族當時亦立有自治學校，但我族仍有家塾四五所，入自治學校的，都是家境較差的子弟。直到民國九年十年之間，創立自進學校，依然有人獨樹一幟，自立家塾。世情複雜，非一言所能盡。從自進出身而有所成就者尙不少。考其原因，第一執教者必須有一種精神，無論是何種精神，必須有一種。第二，汲取學生的範圍，必須放寬，才可希望多所造就。經營學校的人，必須注重。

十七 一次抗戰

道明學校，當時實施軍事教練，每生有木質教練槍一枝。每周教練三次。教師爲蕭幹青，精神奕奕，喉音嘹亮。一出臨隊前，全隊卽頓形肅靜。平日令下如山倒，動作極其迅速。有一次，天雨之後，作小分隊教練。有一頑皮學生，見大家服裝整齊，而地面又還有溼意，他就自言自語地說道：我們盍不演習臥下放呢？他的意思本在向指揮人挑戰。分隊的指揮人都是年齡較長的同學。這隊的一位指揮聽見臥下放的提議，便很機警地巧妙地說道：臥下時的姿勢應當這樣——同時他就表演臥下的姿勢，實行臥倒。再起立時，一套新潔的服裝，通身溼泥點點。全隊隊員觀此狀況，皆木然如有所失。這位指揮人，馬上站立在隊前的中點地位，用立正姿勢，發出一串口令，「立正」，「向右轉」，「開步走」，以後更大喊：「向左成橫隊臥下放，快步跑！」大家祇得快跑，臥下，衣服的泥污，在所不計。道明軍操的認真，於此可見。我現在要敘述一次秋操。庚戌年的秋季，氣候和爽的一天，學校宣布今天作攻守演習，地點在市外幾里處某一山頭，全體聽候號音集合。行軍至陣地外里許路程時，全軍分作兩隊，一攻隊，一守隊。守隊由姚幹青先生率領，逕自奔赴山頭，分正中及左右兩翼三面防守。攻隊由蕭幹青先生率領，將大部份兵力故意暴露於陣地正面，緩緩向山上

仰攻；另遣一小枝兵力，利用隱蔽物，潛行繞至山後，一嘯而蜂湧上山。守軍正凝神應付正面的攻擊部隊，忽聞呼嘯從後面而來，陣形凌亂成混戰局勢；少年氣盛，各不相下，有人真打起來。鬧得難解難分之際，姚先生高喊道：「我們守軍敗了！守軍代表日本，日本敗了，中國人應當共同慶賀！」這場糾紛才告了結。姚先生後來在鄂西革命運動中，死於神兵。蕭先生在七七抗戰時，已是七十歲的人了。二十七年武漢撤守，黃陂淪陷，蕭先生被俘，勒令撐船。蕭先生義不受辱，從船上一躍而入水自殺。其季子隨侍在側，見狀，亦立刻投水，日兵從岸上連發數槍一併射殺之。地點在黃陂縣城河，蕭先生家住城河對岸，其投河距被俘，祇是一兩小時而已。殉國壯烈，不愧平昔所舉以教人者。所教學生中，如陸軍總司令彭毓斌，陸軍中將劉鵬，少將王治揆，閔銳，乃至余家菊，陳啓天等，在抗日的苦鬥中，直接間接，多少使日本吃些苦頭。先生之死，可以瞑目。

十八 運動大會

辛亥年初夏，黃陂全縣各校在縣城開了一次全縣各校運動大會。目的是在發揚尚武精神，開通民衆知識。所表演的，側重於軍事操，徒手操的節目也有，賽跑等個人比賽未受重視，至於遊戲性質的表演，則完全沒有。會期的前兩日，於下午二時許，全體教師軍裝佩

刀，學生軍服荷槍，用行軍姿態，步行十五里，宿營於研子崗。次日清晨，飲水吃乾糧，即整隊向縣城前進。沿途軍容肅穆，路旁見者皆大驚歎。行三十里，到縣城，寓大西門外一帶客棧。次日休息，上街閒步，同學互相糾察，不准言語無則，態度輕狂，無故停留路上。第三日參與運動會。會場在城外仁壽宮河灘上。道明軍操，訓練有素，所以步伐整齊，動作敏捷，隊形變換，至爲靈活，博得觀衆稱許不少。觀衆中有一對英國人。各校競爭，至爲劇烈，比賽節目，皆停止未舉行。大優勝旗一面爲多級學校所不勞而獲。明日，縣知事以各堂監督的資格在縣衙大堂會考各生文章以覘各校優劣。因爲怕引起事端，每校各發一榜，而不作總合評判，道明案首爲閔榮親，一才士也。辛亥後，住陸軍中學，未畢業而死。其得案首，頗出人意外，更爲長者所愛，恐助長其輕狂云，不料竟短壽而死。

十九 替罪之羊

民國四年，正是雲南起義的前一兩日，予偕喻壽民及另一友人到上海投考北洋大學法科。在當時，三人學力以我爲差勝，另一友人之英語能力最差。北洋考試，各科概用英文。結果英文最差之另一友人竟獨被拔取，壽民及我皆名落孫山。一時知者皆驚疑百出，莫明所以，予以少負盛名，更爲謗詬之的。其實此中有一段祕密，三十年來，除我們三人外，無一

知者。今壽民已作古人，所謂另一友人者行誼已卓然可觀，表而出之，要復無傷。緣試場在青年協會，予等住四馬路附近之打扣橋。某日考西洋史，此另一友人者攜英文邁爾通史前往。試題既出，此友仍將邁爾通史擺在手邊，監試者認爲看夾帶，便將此書取走，更將書上的姓名記下。不知此書乃我的書，書上的姓名乃我的姓名，於是我乃成爲替罪之羊。再彼之答卷，我又代爲改過，所以壽民也不及他，而和我一同落第。此友因爲有這一段痛苦經過，在北洋住了一學期，便改考北大了。北大所要求的英語負擔比較北洋要輕鬆些！我們保守這個祕密，到三十年，一來是爲的友誼，二來是「打下牙齒和血吞」，失敗便失敗，挨罵便挨罵，何必向人解說！

二十 團體生活之初試

北洋受挫後，適我兄弟輩各立門庭，於是決計仍留武昌。在武昌時，有些錯綜的集團生活。最初是民新集團，漢口大蔡家巷有一個民新學校，是商辦的，倡辦人是黃陂的鄭慧吾，是一個銅器商人，極熱心地方公益。我在民新兼課三年。這個集團的人物，是帶有理學氣味的志士。其次是仁社，有的鄉村且已設立。這個集團的氣味，比較複雜。有留日志士，有陽明信徒，也有鄉黨自好者流。總之，是一般不甘以庸俗自居的人。其中有一位，是漢川洗馬

口的人，後來到靈隱寺出家了。我時時想念他，總打聽不出他的法號。又其次，是互助社。互助社也是一羣佼佼不羣的人。起初傾向自由，頗帶安那琪意味，利羣書社的創辦，還是着重在服務。民八冬季，我離開了武昌，竟發生了劇烈變化，而向往權力，略帶布爾雪克意味！從此風流雲散，各自投入世界的大潮流中！有的已被潮流吞噬了！有的仍在潮流中打滾。總算各自盡了各自的能力了！至於功罪何如？在日前要下判斷，還嫌太早！可惜歷史是一個無情的東西！倘若能打破歷史的束縛，大家會聚起來，共談往事，說到傷心處，抱頭痛哭一場，豈非也是一大快事！

二十一 王陽明學說

清代末年，學人已不耐煩瑣的考據之學。當時的風氣，無論是維新，或是革命，都一面要發揮自己主觀的見解，一面要投身於實際的活動。與此種趨向相適應的，當然是王陽明之學。加以日本的維新人物又頗有得力於陽明學的人。提倡陽明學的中國人，更復增加其信心。梁任公有節本明儒學案的刊行。法令上的正統學派雖是朱子，陽明學似乎已成全國的主潮。在湖北提倡陽明學的人，是黃陂劉文卿鳳章，晚年自號耘心，著有周易註。陽明之學主張致良知，將不學而知的良知發展出來，做人就夠了。又主張知行合一，真知必然行，知而

不行，祇是未知。前一種說法，使人自信心堅強。後一種說法，使人進取心旺盛。在一個要求人人積極有爲的時代。此種學說，自易流行。他的弊病則在於每易認邪見爲良知，而又鹵莽滅裂，不肯從容用博學慎思的功夫。梁任公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是佳話，亦是悲劇。假使昨日之我已將我毀掉，則今日我又將何從而補救之！誠然，「朝聞道，夕死可矣；」但是必須所聞者是道而後可。我少年受陽明學于耘心先生，敢于行其所知，已是自誤不少；而默察同輩，則至死不悟者有之，遺禍於不覺者亦有之。至於今日的風氣則大似明末，需要顧亭林的「博學於文」，「行己有恥」以矯正之。

二十二 王光祈

王光祈是四川人，是少年中國學會發起人之一。少年中國學會的宗旨，是本科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服務，以創造少年中國。光祈於民國八年的秋季，從北京取道武漢到上海。他經過武漢的目的是在徵收會員。行踪甚爲匆促。我陪他遊一遊黃鶴樓，看看陳友諒的墳；再到抱冰堂，上望遠台停了一會。他對長江西來的浩蕩氣象，以及武漢眼界的遼闊，再三嗟嘆。我要他到飯店吃飯，他怕耽誤了時間，順便經過一個湯團店，吃了幾個湯團，他便過江到漢口，準備上船去上海。他介紹我和幾位少中會友通訊，從此便加入少中學會。少中當時

發行少年中國和少年世界兩種刊物。當時我是一位廿二歲的小兄弟，也寫些文章湊熱鬧，想來可笑得很。那年的冬天，我因為大學畢業後做了一年半的事，感覺知識空虛，決計再讀書，於是便到了北京。恰巧光祈出國，到適之先生處辭行，我正碰着他，握手道別。民國十三年春天，我在愛丁堡，武昌師範大學電促歸國，我乃往遊柏林，特別到他的鄉村寓所去看他，盤桓了半天。臨行，他送我到電車站，鄭重叮囑「莫讓少年中國停刊」後，車就開了。這就是他對我的最後一句話。二十多年來，我在波濤的漩渦中，耳邊時時聽見這句話；深愧自己無能，對不起朋友！

二十三 寫作的開始

民國七八年我才二十一二歲，便已開始寫作，談論天下事。當時的知識，自然有限，所犯下的錯誤，自然不少。但是在我所已發現的範圍內，疚心之處還不多，其原因安在？我以淺薄的學力，所作的文字，尙能發生若干影響，其原因又安在？我可以綜合的說：我絕不放言高論；我所作的議論，不是從事實上研究得來的結論，就是在書本上鑽研的心得。例如在教育改進上發表的鄉村教育之危機一文，後來成爲談鄉村教育者所必稱述的文字；又如在少年世界所發表的教科書革命一文，當時即被人目爲切實而有辦法。這些，都是實際研究的結

果。在那個時期，賽先生與德先生，是兩大偶像，新文化運動者尤好高談民主。但是在民國十五年以前，我從來沒會寫過一篇談民主的文章。因為我的學力不到的地方，我是決不開口的；對於時人紛爭的大問題，決不輕於作左右袒。我好弄筆墨幸虧有這一點自守的戒約。寫文章有三層境界：首須謹守一先生之言，說話要有師教或書本的根據；如果自出主張，則必須依據事實。其次，出入於各家，比較異同，而有所去取。又其次摒絕依據，直抒己見。這，第一要學力充實，第二要推論謹嚴。稍涉空疏，便將禍國誤己。

二十四 柯樂和

我少年時代，外國人和我有交誼的，除了一位印度人外，祇有美國的柯樂和；教過書的，如翟雅各先生等，自然在外。有一天，我在事務處吵嚷，軍服做短了。翟先生走來，說：不是衣服短了，是人長了！我祇得苦笑而罷！袁世凱之死，消息未公佈前，是那位印度朋友告訴我的。柯樂和是青年會的幹事，後來在廬山泅水淹死。我們往來很多，他作講演，每每請我口譯。我們常作宗教的討論。我提出一些問題，如世界有始抑無始？如世界若有創造主，創造主何以又不必有待於創造？上帝創造世界，是有目的？抑無目的？如無目的，何異兒戲？如有目的，是上帝還有所求？又如上帝若是全智全能，何以世間仍有罪惡？他雖然

有時不能使我心服，但是他誠心希望我加入教會。有一次，他請我吃飯。他和他的夫人，在進食禱告中，公然祈禱上帝默佑我，使我信仰基督。我當時一面受傳統風氣的束縛，不敢「吃洋教」，一面受陽明學說的支配，祇信自己的心而不信教主。其實信教主比信自己的心要安全多了。不過基督教，在今日的我看來，還是一個服從良知的宗教；比較陽明學派，能夠得到祈禱、禮拜、頌聖等等利益而已。完全信仰客觀威權（教主）的，倒是天主教。我相信，它們和中國文化交融之後，必將產生一個新結果！

二十五 初學譯書

古人說：少年得大名，不祥。我對這話，少年時代，未必了解；但是因為有不祥之說，總有所忌憚，不敢出風頭——我一生，實在無時不警戒自己，不要出風頭。無如造物的意旨非人所能了解，往往出了意外的風頭而莫可如何！我初譯書，除了由於愛有所工作的本能而外，祇是博得一點稿費而已，豈料事勢湊合，書既譯成，便受人注視，而加上些「大翻譯家」的頭銜，甚至結隊環攻，務期打倒。民國九年春季，我翻譯羅素的「社會改造原理」。旋又翻譯倭伊鏗的「人生意義與價值」。社會改造原理，由北京晨報印行，適逢羅素來華，講學北京，此書便大銷行。人生之意義與價值，是由中華書局印行，民國十年才出版。後來

我在英國聽說國內曾因此書的譯法發生了一次大規模的集團筆戰，參加者皆一代名流。到二十九年，我才從一本翻譯教科書上看見常時批評我的人們所作的示範譯。仔細看來，不見得比我高明多少。況且我是翻譯全書，筆調恍惚在所難免；他們翻譯一兩句，本當字字精核，句句妙絕，却未必然。後來我曾將思想名著的翻譯品，統統看過一遍。有多少名流的譯筆，確實不見得強過這個初出茅廬的二十二三歲的小子。可怕哉！名之害人！

二十六 自進學校

不是在鄉村生長的人，不知道鄉間事的難辦。一族之內，出錢有多少不等，多出呢怕自己吃虧；少出呢，怕名譽歸人。無人承首呢，都怕事情落在自己頭上；有人負責呢，又怕人家佔了面子。在我族中，我能夠促進自進學校的成立，是因為我是一個薄負時譽的少年，和各方面都無衝突，又無嫌怨。我說誰出多少錢，誰任校長，誰充董事長，各方都無二話。自民國九年到十五年，整整辦了七年。前三四年，是單純辦教育；後三四年，便起了政治的宣傳。有了政治的宣傳，內部便起齟齬，雖然沒有對抗的形勢，而意志總不一致，教育效率便降低了。事隔十年，從今日去估計當年的宣傳價值，似乎都太高估了。大凡成功須有順利的客觀形勢，人心受宣傳而歸向，至多祇是形勢中一個因素。其次，事理愈久則愈明，若想麻

醉人心，必須有把握，能捉住時機以取得實力。又其次，宣傳所開的支票，須能兌現，經久不兌現，必然破產。從自進的學生所走的路徑看來，那一方面的宣傳也失敗了。假使不性急，好好教人做人，不必做志士，則自進的教育技術冠於全縣各校，已為縣人所公認，十五年以後便不至中斷。辦學校，若無方針，便陷於庸俗；若有方針，又易受異己的阻擾。二十年來，教育界迷糊旁皇，正是此故。

二十七 狼吞新知

我到了北京，各大學，各書店，新書甚多，最感興趣。當時金價低落，書又便宜，我乃大買其書。國內買不到的，還可以用「見貨交款」的方式向日本丸善書店去買，或託友人代買。讀書的興趣得了順利的發展，一切外務概不願干涉。那時候，高師教育研究科的同學，自由組織了一個教育雜誌社，成立之日，舉行一儀式，蔡子民、杜威諸先生都以教授身份出席致辭。同人推我任總編輯，我編了一期便辭去了。這是民國九年春季的事。到夏季，學潮又發生，各校罷課，我被高師推舉為全校總代表之一，出席學生聯合會，我堅決不幹。我們研究生住在校外，當時全校同學很少人認識我。有一次，各級代表開會，討論到我的辭職問題，大家認為我沒到會，不知辭職理由，不便討論；其實我當時坐在最後一席。有一位同

學，他認識我，忽起立說；余先生到會了，在那裏。我說明辭職理由，祇是「要讀書，沒時間；」說完，便退會了。這個認出我來的同學，便是山東的范予遂。當時大家還沒有把充任代表當作一個發生私作用的機會，同時有人高喊：「天塌了，也要讀書；」沒有後來在「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那個呼號之下，令人感覺威脅，建國需要知識讓我們高喊：「讀書死，也要讀書！」

二十八 來今雨軒

北京中央公園來今雨軒，是北京少中同人集會的地方。那裏幽靜而便宜。少中週會，多半在那裏舉行。開會時，報告一點會務，敘述一點讀書心得，交換一點朋友的消息。大家都純潔坦白，人心和人心之間，並沒有一層牆壁。各人的議論，都平正切實，很少放蕩妄誕之談，談詭奇怪之論也不多。少中朋友，後來雖然分了家，到底有所成就的人居多，未必不是由於性格上都帶幾分真誠。我第一次坐來今雨軒，還是春寒深重的時候，茶坐擺在室內。到的人，有十多位。談論了一陣之後，有一位會友走到我面前，操長沙土音，問我：你老是湖南人不？我說：不得遠，我是湖北。他從袖筒中拿出一張傳單交給我，是鼓動驅逐張敬堯的。山東的徐彥之，坐在我旁邊，他也看見了這個傳單，他順手拿過這張傳單，在袖筒裏撕

成碎片，走近火爐邊輕輕巧巧地投入火爐，回頭坐下後，他低聲向我說：謹防偵探。果然，幾分鐘後，便有兩個偵探來檢查我們所拿的零星物件。他們似乎很失望了，爲什麼明明看見的傳單，居然不見了，既然一無迹象，他們也就不敢搜索身上了。如果搜索身上，這位送傳單的先生——後來的共產革命領袖毛澤東先生，他身上是否還有剩餘的，我想是個問題。

二十九 小問題

我是一個笨人，笨得可笑。記得在十七八歲時，發現了一種事實，自己感覺驚奇。且繼續追究其所以然之故，用種種說法去解釋，總覺說不通。這樣弄了一兩個月，到了暑假，回家後，與一嫂氏閒談及此，她聞言大笑，立即說明其所以然，說得近情近理。使我立刻感覺得自己的笨滯，真是可笑！

我所發現的事情，是什麼呢？我覺得在各地人家所養的雞羣中，母雞多而公雞少；在所養的豬羣中，公豬多而母豬少。仔細考較之下，認定雞是母雞多，而豬是公豬多。我對於此一現象甚感興趣，認爲其中必有大理由在。我追究其所以然之故安在？是由於先天的原因，如遺傳，如自然淘汰嗎？還是由於後天的原因，母雞公豬比較適於生存呢？是母雞公豬的疾病抵抗力較爲強大嗎？是母雞公豬的出生率比較高呢？當時思潮湧起，有種種想法，無法決

定那一種想法是正確的，想到祇有待諸異日，請教專家。不料竟是常識問題，而不是專家的問題。我那位具有常識的嫂嫂，她從經濟價值上解答了母雞之所以多於公雞，又從清潔美觀以及管理的難易上，解釋了公豬其所以多於母豬的理由。她說的，都是家常話，並無大名辭。足見常識可貴！專家也須有常識！

三十 天九哲學

天九哲學是我三十歲以後的發現。有一年住在上海，心中頗閒逸；一天獨自玩耍天九牌，弄弄牙牌數，忽然想到天牌何故最大？斧頭又最高？九點又無上？於是索興追問：天九牌的排列系統，究竟何所根據？花了三天的工夫，得到了整個的解答。雖然做不了考證的說明，但在理性的解釋上，是可以成立的。所以此一哲學，不是漢學，而是宋學式。

天九牌是一種國民遊戲，全國都有。它的全部組織分三個系列。第一個系列是天，地，人，和，長五，長三，長二。天牌最大，長二最小。第二系列，是斧頭（五六），四六，么六，么五。斧頭最大，么五最小。第三系列，是五四（紅九點），五三，五二，四一。五四最大，四一最小。不在三個系列之內的，有二四和么二，俗所謂猴牌。

着手搜尋解答這個問題的鑰匙，首將這些牌加以數序的排列，於是得到下列的排列：

天（六六），斧（六五），四六（六四），六三（黑九），六二（平八），六一（么六）。

如此排列，三個系列錯雜不明，無當於問題的解決，立刻便放棄了。種種試探之後，還是分三個系列進行，第一系列，應作下列的安排：

天（六六），長五（五五），人（四四），長三（三三），長二（二二），地（一一）

這個序列，每牌上下兩頭同一數目，排列是很合理的。惟有和牌（么三）插在人牌和長五之間，是費思考的。於是我想到了各牌的名稱問題。六六何故叫天？四四何故叫人？么么何故叫地？我看看這些數目是一至六，又看數位是六在上（因為叫作天），么在下，人在中，於是我便想到周易每卦都是六爻，而且爻位的次序是六在上，次五，次四，次三，次二，次一。這與牌次很相似。又見說易者，分六爻為天地人三才；六五兩爻為天爻，四三兩爻為人爻，二一兩爻為地爻。這與牌上天地人的點數也相合；天六點，代表第六爻；地一點，代表初爻；人四點，代表四爻。但是長五，長三，長二，在這個系列中何故又地位低下呢？長五代表五爻，五爻本是天爻，天爻已為六六所代表，故五五祇得退居下位。長三長二，亦同此理。到此，和牌便容易了解了。和牌是么三，三代表天地人三才，一即合一之意，和牌表明天地人三才合一，所以它的位次在天地人之下。至此，第一系列的問題解決了。

第二系列，在理論上，應當如下式：

六五（斧），六四（四六），六三（黑九），六二（平八），六一（么六）。

這一系列，是兩頭配合的。據周易說：第六爻爲退位之君，或不仕王侯的高人；第五爻爲君爻；六五配合，所以至高無上，四爻爲當權大臣，所以六四次之。六三與四五（紅九）同數，六二與五三同數，都移入第三系列內去了。六一在本系列內最小，顯然無問題。在實用系列上，還有一個么五，那是從第三系列移來的。因爲六數有三個形態，卽五么，四二，三三。四二與么二合稱猴牌，三三爲兩數相同之純數牌，故五么無可配合，而移置於第二序列之下，實在是雜湊的。

第三系列，每牌都有一個配搭牌。但爲明瞭其配合之故，須將五么以下的配合排出如下：

五四（紅九），五三（灣八），五二（黑七），五一（么五移往第二列）

（平九） （平八） 四三（紅七） 四二（猴六），四一（紅五）

三二（黑五），三一（和牌）

二二，二一

一一

本系列各牌，紅九與第二系列的六三配，灣八與第二序列的平八配。此外，有五二與四三配，四一與三二配。至三一與二二，以及五一與一一，皆已早有位置，故不入本系。惟獨兩個猴牌何以不入序列？何以相配？何以反大於天？尚須解答。至於五四之所以無上，是因爲五是君爻，四是大臣，君臣相合，故無上。

猴牌問題，一時未能解決。兩年之後，隻身住北平，一日半夜醒來，突然得之。猴牌上的么代表太極，二代表兩儀，四代表四象。整個猴牌，代表「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所以獨立於「全一」之外，比天還大。這位創造者，是信仰超越的上帝的。

三十一 雙泉寺吃豆

我受句讀的蒙師，教學非常認真，從來不請假，六年如一日。祇有一年夏初，大概是光緒三十四年，因爲調解一件訟事，族中幾個重要的西席都出馬了，我們的塾師，也在其列。恰巧那天師母也派人來接老師回家。我們因爲有兩個機會，非常高興。塾師則形容沮喪，來接的人，才說出真話：不是師母病了，是師兄們願意合家同居，所以請回去主持。老師已是六十歲的人了，一聽此言，馬上說：我還管他們那些！次日，高高興興往縣城去了。這一次，耽擱了十天左右，老虎出籠玩得痛快。有一天，三五同輩，走到里許外的雙泉寺的豆田

中，就在田中摘下新鮮的豌豆，當地剝而食之，味極甜美，倦而後起。雙泉寺人口少，田野寬，等到有個和尚出來看見這一羣的所作所爲，祇得說一聲：你們家還提倡保護農林！我們回說：祇此一次，下不爲例；便揚長而去。雙泉寺是一個古刹，因爲寺後有兩道泉水流出，故有是名。歷代頗有高僧。明朝的楊漣，曾讀書其間。寺的後山，爲木蘭山的支脈。寺前一片田地，約二三百畝。四時各有花開，果木成林。四周山水環抱，鄰境里許外始有人烟，實是幽人逸士的樂土。惜乎如今業已頹敗。術者謂寺內有絕妙墓地一穴，邑人謀求者甚多，曾起許多糾紛。有人乃主張葬黎大總統於此寺。

三十一 插秧酒

農家自有四時樂，在雨水充足情形下的插秧活動，亦是農人的一樂。做小孩子的，更是樂上加樂。第一，插秧日的下午，要送一回酒食到田野去「饒彼農夫」，小孩子們每人可分得鹽鴨蛋一個。這當然可樂。第二，是家家要請老師吃秧酒，少則放假兩三點鐘，多則玩個半天，這又是可樂。黃昏時節，秧已插畢，娛樂的節目更來了。插秧的工人，就田中的水，泥，撈上一把，便向田塍上的東人，或小東人，或廚司夫迎面拋去！當然是打個正中。有的人不肯甘心，還起手來，於是泥彈戰開場！一邊射擊，一邊躲閃，且打且跑，一邊跑到大門

內才告停止。如果有一邊，手中還有水泥，遇到誰便打在誰身上，那是沒有話說的，儘管亂罵，不得發惱。這是公知的不流血戰爭，再斯文的人，挨上一彈，也是活該；聰明的東人，到這個時候，便躲起來了。祇有孩子們喜歡這個節目，有時也乘人不備，打打陰彈。這種遊戲，應當大加提倡，有人說：人類有好戰本能，如果不讓它發洩，它必然要橫決。三十多年來，中國的內戰不休，便是因為這般人在少年時代所受的是禮讓教育，講究控制自己，野性不得發洩，於今沒人管得住，所以便一發而不可收拾。中國要求得未來的和平，須得教孩子們多打架。有一位法國人，深以中國的孩子們不肯打架為奇怪。童年是發揮野性的好時機！打吧！

三十三 選舉戰

前回說到中國的孩子們應當多打架，一點也不是開玩笑。惠靈吞說：滑鐵盧之戰，是在足球場上打贏的。我要說：英國的國內和平，是在足球場上維持住的。和平須得用戰爭來維持，英國人日常生活上的戰爭太多了，所以能維持國家的和平。我們中國人硬要做清教徒的生活，牌也不許打，馬也不許跑，所以祇好去打仗。民國十二年的下季，我在愛丁堡大學，適逢他們選舉校長，三大黨各有候選，工黨的候選人是羅素。彼此貼標語互罵，罵羅素的，

有「你們要一個不忠於老婆的人嗎？」罵保守黨候選人的，有「你們要養豬客來照料你們嗎？」因為這個時候選人是以養豬致富的。最有趣的，是選舉那天的早八點鐘，兩邊的人員齊集選舉場的庭院，列陣對峙，一聲笛響，灰袋紛飛，亂打一陣。有被捉住的，四脚朝天，由四個人把他抬出門外，放下，握手，送走。到十點鐘，選舉完畢，一聲笛鳴，又肅靜無譁，聽候宣佈結果。一經宣佈，全體歡呼，不分畛域。晚間，又糾合一起，在街上跳舞遊行。這種作風，真是「其爭也君子」！孔老夫子最偉大，並沒教人莫打架，祇是要保存君子的風度而已。老子主張不抵抗。他的學說行而中國六十年一大亂！理學家教人去一怒字，而中國三十年一小亂！

三十四 攷試難

民國十年的夏季，舉行留學考試。那個時候，我正在開封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和第一師範教書。暑假期中，繞道南京上海回鄉去接家眷。順便在湖北應留學攷試初試。考完，便到開封去了。到八月間，接到友人函告，說我業已考取，要趕快往北京覆試。於是便上北京。那次的取錄名額湖北共五名；參加覆試的有多少人，我至今不知道，祇知道有人於第二試落第而已。國文試題，兩道作一。一道是「救荒策」，一道是「修辭立其誠」。我作的，是第二

個。英文作文題是：「太平洋會議」。此外，還考歷史，論理等。歷史題目可難着我了。題目是：「試述五代君主之姓名及其得國失國之原因。」我根本沒預備，完全沒拿書本；我又是一個不長於記憶的人，簡直不能交卷；老實說，於今年五十，誇張起來，可說「讀書破萬卷」，若是從新覆試，對於這個試題，恐怕還是答不全。幸虧歷史試題是兩道作一，我的難關才逃過了，真是僥倖。我考完即回開封，約略過了一個多月，有北京的一位朋友來一封快信，信面上大書「第一名及第」，所以不待拆閱，便已知道。其實我未看信，即已知道：因為送信的工友一進我住宅，即大喊：第一名及第！這位工友姓趙，性情極和樂，能樂人之樂，憂人之憂！

三十五 記石瑛

石瑛是湖北陽新人，他的行誼，自是千古。他死後，我曾作懷石蕪青一文以紀念之。大意是說湖北人剛勁有餘而溫柔不足，狷介有餘而涵容不足，明察有餘而渾厚不足。我認識他，是在民國十四年春，他接武昌師範大學校長。起初相處還好，後來他要取銷教育哲學系，說教育為個個學生所共修，不應獨立成系。我是這系的主任，祇得提出辭職而離校了。他此時，對我個人尚無成見，准辭不准辭，游移未定。恰巧一位先生捏造一封匿名信交給石

瑛，信中將石瑛罵得無地自容。石瑛本是一個烈性男子，如何能受得住罵呢？那位先生見其計已售，便輕輕地說道：看筆跡像是余某所寫。石瑛才恨死我。他又不肯用他的名義准我辭職，還是由那位先生的策動用校務委員會的名義宣佈准辭。那位先生學術空洞，而野心又大，我不能跟着他走，而又聲名在他之上，所以必須打倒我。可惜石瑛作了工具！同年的下季，石瑛的本人，又被這位先生的部下所困辱。這位先生，隔了一年便煊赫一時。但是不出幾個月工夫便爲人所槍斃了！在亂世，死於非命，本來難說是非功過。不過這個人的行跡，實在是有取禍之道，而又加以才氣縱橫，更招人畏！

三十六 巴黎寄稿

我到歐洲以後，和平的幻想，大同的迷夢，都粉碎了。我親眼看見弱小民族的困苦，親眼看見各國民性的差異，親眼看見各國國民意識之發揚，親眼看見各國之劍拔弩張。例如中國人以能說洋話爲榮，在巴黎遇見的法國人，都抵死不肯和你說英國語；在倫敦，祇有一次參觀一個中學，逗引得一位法文女教師和我說了幾句法文。他們的國民自尊心，絕沒有顏氏家訓上所說紛紛教子弟學胡語的那種卑鄙。我感覺中國國民必須樹立自尊心，中國國家必須強盛才能自保，中國的黨派鬥爭必須無損於國家。我心中的火燃燒起來了！我爲我們的國家

着急！我爲來日的大難緊張。我必得喚醒國人，祇有寫，……寫……寫！十一年的春天，我寫了一篇人格的動力，載在中華教育界，那是發揚國民的意志的。那年的夏季，我在巴黎，寫了一篇民族性的教育，那是鼓盪國民的國家意識的。後來連續寫了好幾篇同性質的文章，都是發表在中華教育界。同時，李璜也寫了幾篇同類的文章。那年年底，我又到巴黎，和李璜商量合出一本論文集，將性質接近的文章，合在一起，寄回國內印行。兩人的意見一致了，於是約定次日在一家旅館校定稿件。第二天我們如約到了，曾慕韓也來了。稿件核定之後，最後討論用一個什麼總名稱？反復考究，最後決定此書的名稱爲「國家主義的教育」。一切辦好，包裹起來，寄回上海，交左舜生付印。他寄予深重的同情，商得陸費伯鴻同意，用最迅速的方法，於一個月內出版了，分寄全國各地了。從此，國家主義的思潮怒吼於全國。我認爲：這是由於時代的要求，絕不是誰提倡的力量，更不是由於誰的感召，所以從來沒曾想過我有什麼功勞。不過因此而一生受禍則有之。十六年，這本書便被查禁了！十四年印行的國家主義教育學也同時被查禁了！通緝呀，格殺呀，查封家產呀，坐監呀，革職呀，一連串的大禍，都由此而起！但是我常常回想在巴黎將論文理好送到郵局以後的心情。那時是交的雙掛號郵份。辦完手續，出了郵局，獨自一人在街上走着，我心理這樣想：這本書寄到國內出版了，我的孱弱之身，便是死在海外，也瞑目了，不辜負國家送我出國一場。當時

我祇有二十五歲，心地很單純，又加以少年的教育讀聖賢書，對於世間的機詐，尙一無所知。便是到十六年，在金陵軍校，我曾確說過：與國家主義共存亡！八年抗戰，打出了一個「國家至上」！爲保衛國家計，我們仍要護持這個戰果！

三十七 一個老師

學生界有一句流行的話，說我的學問都跟着老師跑了！這句話用在我這笨人身上，尤其恰合。我是一個學無師承的人；不是說：我從沒遇見名師；乃是說：我沒有得着益處。其實，任何人的知識，都是自己得來的，別人不能將他的知識灌進我的腦袋內。所謂大匠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卽是此意。雖然如此，但是老師的無形影響，到底是很深切的。若問我所受到影響的老師，以那一位爲最大？單就講學面不就做人說，我就要說：在我覺識的範圍內，最大的影響是受自倫敦大學大學學院心理學教授史皮爾曼。他所主持的討論班，是用極精細的分析態度，做着極煩瑣的推敲工夫。每一個字，必分解它的內容，探究它的源流，排比各家意義的異同，釐定它的確切界說。我受了他的一年訓練，我才不敢胡亂地用字，粗疏地說話。他把我的輕浮氣，妄誕氣，一齊都打下去了！假使我在學術上真有一點點成就，假使我所作的文字真有一點點價值，我的感激就大半要向這位老師表示。他精細，他

確切，他冷靜，他從容。他著有認識原理及其測驗一書，是科學的，亦是哲學的。他因此書，而成爲皇家學會會員。我於他的學說，絲毫沒有介紹過，更說不上繼續發揚，真是一個不肖的學生！

三十八 一本書

我在民國九年春，翻譯羅素的社會改造原理。這本書在中國的影響何如，我不知道；但是他對於我的影響則極爲遠大。他主張發展人類的創造衝動：好政治是助人發展的，壞政治是壓抑摧殘的——生長原理。這對於我的堅信自由和民主，是很有關係的。而我的生活態度，尤其受他的影響很大。我在兒時，就很沉靜；少年時代，受理學薰染，不免過度的檢束自己，流入矜持一途，缺少發揚氣象。雖然王陽明教人卽知卽行，對於奮發有爲，多少有所鼓勵，不過在中心觀念上，究竟沒有一個提示。羅素這本書，提出發展、創造、生長，做一切制度行爲的評判標準。我讀了後，實在發生了解放作用。民國九年秋，我在長沙第一師範教書，羅素到了長沙，在一次歡宴會上，我見着他，便對他說：你的社會改造原理，整個地改變了我的生活態度。這句話，一點都沒有過火。我少年時代的活潑進取，與陽明學說有關；而此書的鞭策力，則直至三十歲左右才逐漸微弱。他書中曾說：對於任何衝動不要束縛

太過，要讓它相當發洩，否則壓制太過，終有反常之一日，就不可收拾了。此一道理，與中國中庸主義本相通，而對於理學家之嚴肅主義，則是一種救濟。我自此以後，也間或罵人，偶然吵架，稍微說點笑話，都是發洩之意！

三十九 祕密志願

我提出國家主義，純然站在教育的立場，我要喚起青年以國家爲至上，爲國家而努力。但是我們的國家，究竟值得我們愛護嗎？那就要看我國的文化有無價值。因此，我感覺研究中國文化，成爲我的天職。到十三年春夏之交，我便決計應武昌師大之約回國；當時我心中有一祕密志願，而不敢告人；因爲不知道我的中國文化研究，是否可以成功，說出來，如果失敗了，豈不見笑於人！這個祕密，保持了二十年。在距今五年前，知道的人才漸漸多了，因爲到那時我已經有了點見解，才說出了。在民國十五六年以前，國人祇知道我教授教育，談論教育，其實十四年出版的教育原理等書，已是含有中國的思想在內。民國二十二三年，我的孔子教育學說，孟子教育學說，荀子教育學說，陸象山教育學說，次第出版，大家才知道我在研究中國的教育思想，其實我是躲在教育的招牌下來談固有的思想。廿七年，逃難到重慶，我寫人生對話，才是發揮儒家的盡己主義。有位朋友看了此書，想着我在發揮基督的

教義呢。二十八年，我寫教育與人生，才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寫出一本有獨立體系的教育創作。中國人有自己寫的教育哲學，或者此書是最初的嘗試。寫了此書，我的教育著述，便宣告結束。此後，大學通解，論語通解，理學漫談，便都是談國學的，我想像中未完的工作，當然還多，不過我的秘密志願，研究中國文化，總算沒有落空。二十年來，無年不在播遷流離之中，患難未曾一天離開我，牽纏一天多似一天！我這一點小小的成就實在不知是少辛酸換來的，也不知是多少人們在暗中保護才使我苟全性命在這二十年之中。今天，我一面感謝他們，一面求他們寬恕我的魯鈍，祇有這樣的成就。同時，我對於我的三十年患難窮困的老伴侶，也致一聲感謝。我對於子女，未曾留意照管，今天這些孩子們，都不算壞，不能不感謝她。我從來不過問家常事，今天還沒餓死，不能不感謝她。我是一個書蟲，總在讀，總在寫，總在想，身受黨錮之禍，從來不接近黨權。人家以政客相目，從來不做實際政治活動。任人怎樣誣蔑，任人怎樣臭罵，我總是埋頭做我的工作，——中國文化研究。對於我自己，有什麼好處？我何所求？求國人了解本國而已！我何所恨？恨人毀滅國家而已。於今精力衰了！未來的成就有限，殊堪懊喪。但是，我相信：真理萬古常明，人性永遠向上！我絕對相信：「後來居上！」

四十 創黨會談

國家主義的教育，既經出版後，曾慕韓琦有意創立政黨。十二年的春假中，予再來巴黎，慕韓、幼椿及我，三人同坐於巴黎郊外一小山丘上，談次，提及組織政黨問題。其時三人中，以慕韓年齡爲長，亦不過三十一二歲左右，幼椿一言不發，慕韓問我意何如？我漫應曰：領袖難得。慕韓曰：將來推舉功績最大的人當領袖。我說：我願意站在國家利益上作超黨派的努力，不願捲入黨爭的漩渦。慕韓說：這是一種偷巧的作法，已有的前例，某某即是。某某是否偷巧，我不得知；當時我聽見偷巧二字，心中感覺不快，因爲我受的熏染以及扣足年月，我還祇二十五歲，不能使我想偷巧，並且根本亦不知禍患之可畏，聞言之下，相向默然。十三年夏我既回國；同年秋，慕韓幼椿亦先後回國。慕韓在上海發行醒獅週報列我爲發起人之一，爲宣傳國家主義，亦樂於執筆其間。十四年且主編其教育副刊，我加入青年黨，是十四年夏秋之交。先是我到武昌師大後，幼椿不久亦到武師大，雖共同努力，從未言及黨事。十四年春我到上海後，漸聞青年黨於十二年十二月已在巴黎成立。十四年的暑假中，少年中國學會同人集會於南京東南大學梅菴，共產與反共產之爭，不得調和。少年中國學會乃告破裂。既歸上海，慕韓拿出青年黨入黨書，請醒獅的幾位執筆者填寫，我堅決不

填。第一，因為我素性不能自欺，所以不能隨聲附和；第二，我受過英國自由思想的感染，不能將自己的一切整個交給團體支配。後來幼椿一再慫恿，一定要我加入。我方在兩個聲明之下，加入青年黨；一個是我的思想和言論，除有關政治者外，不受黨的支配。另外一個是黨若對我單獨有所命令，必須事先取得我的同意。當時的潮流，大都與我的思想相左，所以不得不有這一種自衛的聲明。此一聲明，即載在我的入黨志願書上。以後，我的思想雖時或與黨內同人背道而馳，我依然確保我自己的見解，毫不動搖，在道義上我先已站住了脚跟。我在青年黨二十三年了，從來沒會說過一句欺哄同志的話！我一生的寫作，約近千萬字，從來沒有作過惡意的攻擊。如果世間有所謂黨人的道德，則故友黃季剛謂我「爲人誠實，黨德無虧。」或者不是一句恭維話！二十三年初夏，季剛飲我於南京，痛談國事，督責甚殷。不意季剛即於是年秋初，驟歸道山；而我又庸懦無成，愧對死友，良深浩歎！

四十一 虎穴奔喪

十五年的陰歷八月，先父病故。時我在南京，住鼓樓，黃泥崗，何家花園，次女傅強即生於是地。家中來電，說暫不下葬，勿須歸來。遲了些時，我心血來潮決計買舟西上。船抵九江，恰值黃昏，停留不進，祇聞砲聲隆隆，夜間則探照燈四射，天亮後，才知革命軍克九

江。船復西行。於次日清晨四時許抵達漢口。其時漢口左傾勢力狂漲，予頗存戒心，上車下車，極端謹慎，距家六里，遇見族人，告訴我，剛才有人到我家中，搜索鎗枝，宜待天黑，再歸去。到家後，始知武漢當局已宣佈我的罪狀：「收受英鎊，倡言反赤。」人家說撫棺一哭，我念先父生平多難言之苦，又感自己不知葬身何所，叩頭奠祭，竟無淚可揮。從家人言，次晨離家，到漢口。上船東下，一路機緣湊巧，無一知者。嗣後聽說：船到漢口之前一日，碼頭戒嚴，定要捕我，九江早有電報到漢，說我在此一船上——一個英國商船。不意至晚不到，步哨才撤走。我之得免，豈非天幸。第二年暑期中，武昌謠傳，有人見我在街上行走，張某之妻忽見我內人住在其姊夫王某家，當天夜間，數十人將王宅圍住，嚴密搜捕，不得，將姨夫網起痛打，勒令交人。我實未到武漢，交無可交。翻箱倒篋，搜出姨夫之弟，用一張醒獅周報墊箱底，拘去監禁了三個月。

四十二 金陵軍校

十五年暑中，我已確定回武昌主持師範學院，因為戰事緊張，停留在南京。我閉門深思：今後的中國如何是好？我本是主張從教育入手的，但是教育敵不住武力的壓迫，如何是好？要救國，非有力不可。但是力須得有好人運用才行。好人從何而來？好人又如何始能有

力？在這樣推敲之下，我得到一個結論，就是：救國須有文人化的武人——有文人的修養，和武人的技能。想到此處，我乃徧身大汗！連說：不得了！不得了！因為到此時，我才了解爲什麼有些人拚命鑽進軍事學校。我有了這個覺悟，依然進行編纂我的中國教育辭典。一日，有一位姓羅的學生忽然跑來，問我願意到金陵軍校去講演否？我說：可以。次日，軍校來邀，講演後，又約我長期授課。我講的，是國家學和軍人修身。國家學發揮國家至上的觀念；軍人修身一課，則「遠宗孔孟，近法曾胡。」不久便退往揚州，清江浦，海州，青島，濟南，蘆台，濰州，新立屯，瀋陽。時間是兩年，路程數千里，有時住的是豬圈，吃的是砂麵，但是講學的精神，始終不衰。現在二十年了，他們有的殉國了，有的在地方苦鬥！我則偷生視息，愧對他們！

四十三 王晉卿

王晉卿，是河北新城人，北方的有名學者。著述甚多，曾贈予以所著希臘學案等二書，抗戰中，予避難西川，片紙未曾攜去，盡毀於武昌。我見到他，是民國十七年下季，地方是瀋陽。其時楊鄰葛宇霆辦一書院，禮聘到瀋陽。我在東三省民報主編副刊，住在報館。館址和他的住宅相去三幾十步，所以我常去看他。那時，他已是七十多歲了。每回去，他的一位

勤務，必定在事先告訴我說：他老人家年紀大了，請少坐一會。他看過我的日記和發表的文字以後，親筆給我一封信，大加鼓勵，鼓勵的話，我不寫出，以免跡蹈自我宣傳之譏。不過他說過：切身用功，是立身治學的要領，你的切身功夫，在當今青年中，我未曾見過。這一點，我自己反省，祇覺慚愧。對於他所表示的期待，事業既毫無建白，學術又粗淺異常，正如陸放翁所云：事業蹉跎空許國，文章淺俗不成家。放翁這兩句話我曾寫成掛聯懸在武昌宅中。有一次，王先生告訴我，持身治國，還是禮重要。前輩談話，都極簡要，讓人自己玩索，所以我默而識之；不曾了解，亦不敢多問。後來察覺了解理論之艱難，認識之不易，而共同行爲又不可缺乏，才了解「禮」之重要。一切行爲的標準，自憲法以至結婚儀式，都是所謂禮。今日建國大業，急務就在建立一切行爲的公共標準。

四十四 領袖學

領袖學這一本小書，頗爲流行。原版在瀋陽長城書店。後來上海有大陸版，有黃版，成都廣州也有翻版。著作人是用的余景陶，我的外號，因爲余家菊三個字，在當時是拿不出去的。寫這本書的時候，是民國十八年二三月間。我的動機是由於我考慮國家問題，發現領導人才不足，而服從領導的風氣也未養成。其時中國的大大小小的領袖們，在我眼中，又都立

不穩，才作此書。其實也是在百無聊賴中，發抒胸中的塊磊而已。後來影響普及全國，實非意料所及。至今仍有從未見面的青年，在舊書攤上發現這本書，讀了之後，千方百計，尋找我的所在，向我通信，表示同情。在二十三年，還有一個傳說，說是有人把這本書提獻某公，頗得贊許，並撥款翻印。但是有無此事，我至今不知。猶如我的國家主義概論，有人在北京翻印，其實情我一概不知，是一樣的。書中有一節，講領袖之權術。曾經引起許多指摘。有人說是謗書，有人要燒我的版。已故名教授何炳松且曾作了一篇文章，附印在黃版領袖學上。其實我是據客觀的分析，作冷靜的敘述，科學原來是中立的，如何使用他，科學家原不負責。

四十五 死的壓迫

富貴功名的關口，在資分稍高一點的人，都容易打破。唯有求生是人的大慾，怕死總是難免。王陽明抵觸劉瑾，貶謫龍場驛後，還是怕死。他計無所出，乃造一石棺，天天睡到棺內去一次。我少年體弱，自分不久於人世，常受死的觀念的壓迫。民國十六年上季，我在清江浦，北京武漢等處，紛紛傳說我已死了。而我的死的觀念的壓迫反在這個時候解除了。這個時候，我正研究曾文正公。一天，讀他文集丁烈婦祠記。其中有幾句話說：等（同也）死

也，稍涉周章，便形狼狽。我才悟到：誰也不求死，但是要死，便祇得死；當死不死，一時游移，便生死兩難。自此以後，我心中便自在了。我少年時代，約在十七八歲，曾經有這麼一回事。我的憂鬱的性格使我感覺人生無聊。有一天夜裏，我就告訴自己：我爲什麼活着？今夜必須講個道理來，否則明天不許活。求生的慾望，強迫我去尋求理由。後來發現我還有許多工作沒做，祇得活着。這一個看法，是一個義務的看法，所以我的努力祇是被「義務感」拖着走，而並沒淋漓盡致的興趣。其實我們應當爲生活而生活，既然活着，便興高彩烈地活下去。「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孔子的生活興趣何等強烈！「委身任大化，不憂亦不懼，」陶淵明的胸境，亦復淡適。

四十六 中東路戰役

我初到東北，是在皇姑屯炸案之後。東北友人見着我，好問我對東北的感想；我答復他們，總是說：東北富而未庶，是一個大可有爲的地方，不過我感覺東北快有大難臨頭，我也說不出是什麼理由。其時國際聯盟的威靈未倒，蘇聯扶助弱小的口號正響入雲霄，所以很難解說。我的一個不大使人愛聽的理由，實在是有見於東北處境既危，東北朋友又強硬而不沉着，恐怕要闖出事情來。不料十八年夏天就因中東路的問題和蘇聯緊張起來。其時我在馮庸

大學教書，教授們多半熱心國事，爲要了解未來的趨勢計，有一二十人約同前赴戰地觀察一下。約在九月初頭，便經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扎賚諾爾到了邊境滿州里，國門就在眼前；一兩天後，又轉往東境綏芬河。滿州里一望無涯，雖有小丘陵起伏其間，到底可視爲平原，作戰是利於攻而不利於守的；我們的防禦工事又因器材缺乏不夠現代化。守將梁忠甲雖然鎮定，我們不敢多說樂觀的話，我們步行戰場中，天空有一架敵機盤旋。我們不知道躲避，它也沒有投彈或掃射。我在戰場檢起一個炮彈片帶回。綏芬河峻嶺叢山，我們曾走到國境最前線的一個山頭，對面山上，俄國的射擊手已經槍口向着我們。我們在隱蔽物下瞭望一會，就沿着崖邊走了。綏芬河鐵路工人的宿舍異常講究，哈爾濱工科學校，圖書館，博物館，都很完善，我們深爲俄國拓殖政策的周詳所震動。恐怕東北不能成爲中國的普魯士，而竟成爲遠東的巴爾幹！

四十七 獄中奇夢

十八年的年底，我回到北平，我的家眷當時住在北平西城邱祖胡同。十二月三十一日，爲了印刷傳單，青年黨的同志紛紛被捕。我雖然沒接到黨的避難通知，我看情形不對，準備元旦日晚車去瀋陽。清早出門，爲挨時間計，就到西單羅祖胡同（？）友人處坐坐。那天他

家全家要出門，到了下午三時，我祇好走了。經過口袋胡同，有一位在東北的同事，家住口袋胡同八號，我順便進去問問有無信帶。不料一進門便被偵緝隊逮捕，解往烏龍坑公安局，傍晚才解往總局。我想我被捕，沒一個人知道，不對；在經過候審房時，我故意高叫一聲：糟糕！恰巧我的太太聽見了。她當天被開釋，遍處送信，說我被捕了。大家都不信。我進公安局後二十多人睡一個坑，吃窩窩頭，鹽羅卜一片。我吃不了窩窩，就同別人換羅卜。當時我心中一大問題：在過堂時，說不說謊呢？因為我生平沒有說謊的習慣。結論是做照法國聖貞達的先例，不說謊，亦不洩露真相。後來雖受盡侮辱，到底挨過了。約莫住了十天，有一天，半夜作一夢。自己在一長形房間內，有臥榻一，甚整潔，壁懸紅紙墨竹一幀，下款署我的姓名。一西裝少年謂我曰：對不起，稍住兩天！我問：究竟幾天。他平寫了三七兩字。我說：那不行。他說：三乘七。我默計一下，說：那還差不多。到二十一日我就預備出來，直到黃昏，仍無消息。我想着，夢不靈驗，睡覺吧！其時早移優待室。剛一上坑，一個警察進來，喊：余景陶請出！——因為我進獄時，他們在我身上搜得一封余景陶的信，所以知道我叫余景陶。出獄後，始知各方耆宿為我函電交馳，實令我永銘不忘！

四十八 余景陶不是余景陶

大概是二十一年，有些小報上載着余景陶在香港活動，說是與胡漢民有往還。有些朋友就問我：幾時往香港的。我說：你當問我的魂；或者是我的魂去過香港。我自從十三年回國時路過香港後，從來沒到過華南；自從十六年去北方後，直到一二八才到上海。這些新聞，也就由他去了。到二十四年，我任北平中國大學哲教系主任，報紙上登了這個新聞後，我接到一封信，大罵我一陣，說是：老朋友，你來了，怎麼不來看我呢！我沒倒霉呀！如此之類一大堆。看看下款，我又老記不起這個人。這個人是北平一個重要機關的祕書，託人打聽，才知道他所熟識的余景陶並不是我這個余景陶而是別有其人。後來探悉那位余景陶似曾在華南活動，從前報上的新聞，或者並非無的放矢，祇是所樹之的有點差錯而已。當時報紙的鼓噪，幸虧還有一個限度。其時，我想：我為一個人的言論行動負擔責任，還來不及；現在要我為兩個余景陶負責，恐怕有時對不起那個余景陶，似乎有聲明是我他是他之必要。於是才在國論月刊登一啓事，說明余家菊，字景陶，湖北黃陂人，現在國內似乎還有一余景陶而並非余家菊者，希望勿混為一談。但是這種混淆，尙在情理中。有一位有政治地位的朋友，寫信給我，寫作「余家駒」我祇得不敢高攀，託人轉達：恐怕他弄錯了人。還有一個人請客。我的請柬上，寫成「余家赤」。我公開向他抗議說：菊花並沒赤化！他說：我告訴書記時，說是「菊花」之「菊」，不料他竟聽成「赤化」之「赤」！

四十九 雪裏送炭

在童年時代，我本是富家子弟。清末民初，銀貴錢賤，我家虧折不少；加以食指繁多——兄弟七人，加三個妹妹，民國五年，奉命獨立成家。其時學業尙未完成，表兄田福民曾借我銅錢五十吊，後來還他金表一隻。民國十五年，在東南大學教書一年，積存千元，存在浦口田碧泉表兄處，年底時局變化，頓歸烏有，於是流離之際，手中一文不名。我生平不妄取人錢，中華書局陸費伯鴻見我窘狀，囑北平分局每月送五十元到我家中，直至十九年夏，我才用稿費還清。十九年下季起，我在師大北大教書。人情涼薄，當時既處逆境，凡在泛泛之交，是無所謂友誼的。本來認識的人，見面不打招呼；就是談得來的人，大庭廣衆之中，也熟視無睹，我就決計不訪人，不求人，不通訊，埋頭做苦工。當時收入有限，而黨費交納，朋友挪借，又佔一個相當數目，祇好一面教書，一面編書。訓育論是在東大的講稿。鄉村教育通論，是在師大，平大的講稿。兩者都理出付印。教育社會哲學，我譯它，是因爲足以彌補杜威思想之缺點。教育哲學史，我譯它，是想引導中國教育思想走上深刻的路徑。二十一年下季，我到上海襄助申江日報，月薪六十元，不久即停刊。才又和中華訂編書之約。道德學，簡易國文法，兩性教育與青年，都是這個時期作成譯成的。經過幾年的苦工，到二

十三年下季，怕中日戰爭爆發，上海難維生活，搬家回武昌，我手中存款約有兩千元。二十四年的春季，在武昌用一千七百元買下嘯樓巷住宅，以便藏書有地。凡此，都是陸費伯鴻的扶持。可惜屋也，書也，都毀於戰爭；於今祇剩得白髮鈍眼而已！

五十 落井下石

人不可不攀龍附鳳，因為一落井，便有人下石。民國十九年下季，邱大年約我到師大，北大教書，當時的局勢是無問題的。而大年在師大當系主任，有一般人頗不樂意。到二十年春，適有華北日報事件發生，不樂意的人乘機下手，向教育部密告一狀，教育部密令師大免我二人的職。本來是密令，而天津大公報拿來發表了，它的標題是：師大兩教授——余家菊邱椿。我們看見這個消息，就不到校上課。其時北大校長是蔣夢麟，師大校長是徐炳昶，他們仍舊照送每月薪水。北大學生堅決要求上課，說：免職祇限於師大，並沒免你們北大的教職。同時有些名流也不以教部此舉為然。在這種情形之下，師大有人出面調停，請大年辭主任而任教授，要我辭教授而任講師，以敷衍部令。大年答應了，我不答應，堅持要我幹，我就是教授，不要我幹，就拉倒。後來歸結到：名義還是教授，報酬依鐘點計算。於是又幹了一年。就在這個時候，九一八事變發生，全國大震。各種潮流，對抗日烈。我們所主張的黨

派休戰，直無人睬。二十一年的暑假中，流言甚盛，傳將對我有什麼行動。警告我小心的，紛至沓來。我的生性本不敏感，又加以司空見慣，在武昌師大，在東南大學，無處不接到嚴厲的恐嚇信，我都一字不向人提及，恐怕驚嚇了家小。祇是因爲申江日報要人，我又不願與人爭位置，所以悄然南下，餞送的人都來不及，我戲謂大年曰：平常是我累你，這回是大主任累了小教授了！從那年起，他就到北大去了。

五十一 時輪法會

我在大學時代，讀過一門印度哲學，課本是大乘起信論。什麼末那，阿賴耶，真如等等，學了一大堆名辭，實在是不懂的，後來都拋在九霄雲外。民國十八年，我在瀋陽，一位未曾見面的同鄉前輩陳圓白先生，怕我在患難中，心神不安，就寄了一份真言宗的密咒，叫我每日念一〇八遍。並且他說：你的工作必多，無暇求解，祇好學習真言宗，我感於他的善意，就照他的囑咐做去，於精神的安定既然確屬有益，於世事又無妨礙。二十二年初夏，班禪國師在杭州開時輪金剛法會，我又被邀到會參加。據說，時輪金剛經屬於密宗。念咒的道理，很少人能說明其所以然。據我的體會：我們的認識受支配於性格，性格不中正，認識難正確。要陶冶性格必須把心境打掃得空空洞洞。培根所說的打倒偶像，亦是正心之意。念咒

使此心專注在不起複雜聯想的單純聲音之上，對於澄思靜慮是有助益的。在無思無慮的情況下，我們的好性格就可萌動。況且聲音是心境的表現，又可以陶冶心境。大哲所製的各咒語，各代表一種高超的心境，將表現此種心境的聲音提供到耳根，由耳入心，由心制行，確實是很合理的。就用心理學自我暗示的說法來解釋，亦可窺其端倪。一個人知識的成熟，是很緩慢的。在成熟的過程中，必須輔以信仰——不信這個，便信了那個；打倒信仰，就是一種信仰。時輪金剛經有四個咒語，我都很受益。密宗重視傳授，怕真相走作，不准隨便告人。現在我們重視自覺、自創、自得，而忽視傳授的價值，也是一種過偏之論。傳授實在比較安全些！反對傳授，就等於反對整個的教育活動！

五十一 家庭教育

我在家塾讀書六年，始終是受教於黃祺庵先生。他是一個秀才——秀才是教書的合格條件。有人說他是：墨盒秀才。當時的考生進考場，是要搜檢全身的；有的考生將來帶藏在墨盒內，試題出來，巧恰用上，幸而及第，就稱爲墨盒秀才。這位先生，天明即起，喚醒學生讀書。早課，午課，夜課，都有定程，須按日做完，不但教課嚴，說話，吃飯，走路，都不許不規矩。舊日家庭，都向着整齊嚴肅上去做。家人日常吃飯，都坐有定次，不得胡亂講

話。一同走路，先後有序，幼者不得上前。全村之內，無人敢亂叫亂嚷。賭博之事，祇有新年之下，村中的遠房有一二家人家打天九。先父每常檢點子弟，有一個不在眼前，馬上前往該處搜索，如果遇見，無論參加未參加，必須立刻回家跪下。我們新年歡喜到外婆家，那裏不禁止天九牌。外祖母是田母陳老太夫人。黃安陳家是世代書香；我的內子就是她的內姪孫女。我太太的父親諱炳堃，以舉人做四川綦江縣的教官。後來掛牌某州知州，未到任而歿。我生六個月而先母去世，先祖父謂爲三十年間的第一重喪事。三兄爲王家姑母攜去照料，予爲楊媽攜去撫養一年。繼母彭來，不喜楊媽，外祖母乃攜予歸。外祖母住宅在一小崗上，面對木蘭山頂，開門卽是山，安然不動，四五年間，天天見其如是。我的呆笨性格或是受其影響。先父不多講話，於事理極明白。在繼母面前，做兒女的父親，本是難事，先父的態度，一切淡然若忘；真性的流露，總在無人看到時。收歇商店以後，外欠一律變產還清，雖是用我家錢賺我家錢者，亦分文不欠，而未收回之債權，則有三萬多元。我曾祖父之壽公去世早，遺孤兒四位。叔曾祖父謂伯曾祖父曰：我兩人宜合家，共同帶撫四孤兒。以待其成立。伯曾祖父不肯，叔曾祖父遂獨力自任，叔曾祖父開榨油房於周家口（河南），祖父兄弟輪流前往相助。其後食指太多，乃分居。吾祖父壯年時代家已大興，余同興字號，實不僅名聞鄉里。分家後，吾祖父開同順典，永興號於研子崗，和合木廠於黃土港，永興福於王家河。先

父經管王家河事。甲辰年，先父又開同昌典於王家河，庫存最高十萬吊。先父富膂力，能開重弓，提大石鎖，玩重鐵刀。其習武工具，民初猶存。年十四，以邑首入武庠。考生泮泮，意將滋事。戚長宗丈戒先父在晉謁學老師以前，不可出宅門。如其言，幸得無事。姑丈王次青，爲軍門王正起之本家，因奏請將先父以把總任用，在籍未投到。先母在姊妹兄弟行中，年最幼，有三兄一姊。姊適陳，有表兄曰陳匡濟，保定生，曾任團長。先祖父持籌握算之餘，喜讀了凡綱鑑，洞曉世事，往來湘漢間，每遇達官貴人，談吐甚受尊重，邀約共事，輒謝絕。大伯父爲國學生，性好學。二伯父爲邑庠生，早卒。堂兄弟中，畢業於優級師範者有家俊，畢業於中等學校者有家蘭，家藻，維周兄則以雋才而困於場屋，民國二年去世。從兄弟中，畢業大學者有晉祺，育權。伯父中有一進士，字清溪，富才氣；有一飽學秀才，名奉先，富理學氣。我以晚生而受伯叔諸兄的愛護，極力鼓舞我讀書。今已齒搖髮頹，有負厚望！寫此以明庇蔭不可恃，人當善自努力！

後記

我寫了這五十二條故事，感覺得可以停止了，於是就暫時停止了。如果興趣好，以後再加寫一些，或一年加一次，或五年加一次，或十年加一次，都不一定，總看興趣何如，也看

外界的鼓勵何如！我可以在此聲明：可寫的東西還多！

右邊這五十二條故事，都是小故事；要說意味遠大，也未始不可，在乎各人的看法何如。不過我却看做小故事寫的。它們都不是泛泛的故事，乃是我的故事。從我這個渺小的
人生身上，那來大故事呢？我覺得：有趣的事，不一定是大事；有價值的文字，應該是能夠
表達生活內情的文字。在此一標準之下，或許這五十二條故事能夠取得其寫出的理由！

我是在寫故事，不是在作我的傳記。作傳記，技巧很多，而其最要緊的，則是將傳中主
人的思想行動所有的來龍去脈表達出一個線索來，俾便發現出人事的法則。這樣的一個使
命，在目前的時機，我還不能完成；所以我祇是寫幾件故事而已。

讀這些故事的人，有什麼感想，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得告訴讀者：我的生活是相當寧靜
的。有時固然不免怨天尤人，但是我知道：我之爲我，是我造成的，也是環境造成的；是環
境造成的，也是我自己造成的。我對於五十年來的生活，是否滿意呢？第一，我要感謝我的
先輩，我的師友，我的一切扶助人！第二，我要說明在這樣一個驚濤駭浪的大時代，我逆着
潮流走，雖然一事無成，我也總算盡了綿薄，我得敬謝上天！

（三五、十一、十二）

附錄 武昌首義之回顧

關於辛亥武昌首義的紀載，出版的書籍已經不少；最著名的，如曹亞伯的武昌革命真史，張難先的湖北革命知之錄，胡祖舜的六十談往。這些著作人，都曾參加當時的實際活動，見聞比較真切。曹書搜羅當時的文件甚為豐富；張書考訂甚為周詳；胡書敘述，極為生動。我當時是一個十四歲不滿的小孩，對於革命的內情，何從知悉？我來侈談首義的情形，未免盲人談日。不過我家黃陂，正是武漢的外圍，當時民間的感應，猶如昨日事，歷歷在目。加以三十年來，與首事諸公，時有接觸；對於當時事態，粗有所聞知。所以並不是絕無執筆的資格。但是本篇仍然不擬談論革命經過，革命軍戰略以及革命軍政略等等大問題，乃是想寫點革命時期的民間情形，革命軍活動的狀態，以及革命軍人的氣象等等不常見於記載的事項。我的目的，不祇是在敘述故事，以備遺忘；亦復在略有所助於「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一成語之實現。

一 萬眾歡騰

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首義，次日消息即由逃出武昌者的口中帶到黃陂。其時情況雖然還不大明白，因為革命的風聲早已緊張，所以民間都斷定是革命黨起事，歡欣之情，形諸顏

色。其時道明學校，業已秋季始業，全體同學，聞訊之下，歡喜欲狂，大家都喊革命了，革命了，一若從此國泰民康，萬福駢臻者。祇有一位憂深慮遠的學監，冷冷地說道：這是兵變，須得小心；北洋大兵，不日當即南下，天下事正未可知。同學們頭上澆了一盆冷水，關切時局的心情更爲旺盛。道明學校在長軒嶺，地當豫鄂交通孔道，尤以武勝關阻塞時爲南北往來必經之路，同學們每每拋棄書本，跑到鎮外，遇見走路的人，就問是否從漢口回來？如果是的，就邀到茶館吃點心，細細叩問武漢的情形。這情形，延展了兩三天。以後從武昌跳城出來的人，從漢口欲業回鄉的人一天天多了，革命的活動情形連續傳來，年長的同学紛紛作投筆從軍之計，情形熱烈，無法疏解，學校爲策安全，遂宣告停閉。

我們追尋一般人贊成革命的原因，第一是因爲清政不綱，喪權失地，大失威信，人民希望改換一批當國的人。第二，排滿思想，深入人心，異族統治爲中國所決不能接受，已有長久的「史教」熏陶，又加以「驅除韃虜」之鼓吹，所以人心齊一。第三，因爲承平日久，不知變亂之不易安定，所以人人喜歡變動，大家心目中總以爲改換幾個官人，天下事即告完畢。當時樂觀空氣，充滿民間。祇有文華書院院長英國人翟雅谷，看見他的學生們喜氣洋洋，他就警告他們說：你們中國，從此多事，要好好幹呵！不要空喜歡！

二 四民安堵

當時湖廣總督瑞澂既逃，革命政權尙未鞏固，政綱解紐，秩序無人維持。憂時之士，頗以地方將陷於凌亂爲慮。旬日之間，組織民團以求自衛的辦法，卽確實施行。每一村莊，皆成立民勇隊，每夜皆巡邏警戒。人民心理，粗能安定。但是承平日久，紳士不知兵法。既不曉督率之術，又無正式訓練，更不知哨探警戒等方法。所謂團練云者，徒有形式而已。祇以其時人心既未思亂，而風俗淳厚，流氓地痞，尙不能糾黨合衆以魚肉地方，所以四民安堵，動盪不大。

其時所憂慮者，一爲土匪，一爲游勇，對於革命軍之舉動文明，皆能信賴。各家修繕兵器，閉戶立柵。各村間有修建砦堡，移住其中者。富戶則收拾財物，移往人不注意之地方。商店則雇用打手，保護櫃房。承平時代的宵小，胆氣不壯，方法不多，三四個月內，執仗行劫攔路奪貨之事，就耳目所及言之，共計不過一二件。至於殺人以取財，則絕無其事。對於攔路奪貨者，縣政府在動搖狀態之下，猶能執法以繩。對於執仗行劫之人，不一月後，革命軍到達，卽逮捕正法。此爲我生平第一次看見殺人。其儀式甚爲莊重，絕無草菅人命之象。

首義不久，北洋軍沿鐵路南下，伸展兩翼以保衛鐵路。黃陂縣城距鐵路十五里，故在佔據之列。北洋軍既入駐縣城，步兵巡哨向四鄉派出，人民多懷恐懼心情，實則亦不騷擾地方，祇是時時向商家借用金錢而已。所借數目不大，少則數十元，多亦不過百元。但是此微

小數目，已足引起人民之疑懼。若在飽經變亂之今日觀之，則爲癬疥之疾，了不足道。至於捉豬殺雞之事，在今日爲尋常事，在當時則絕對無有。有一次，有巡邏步兵六七名，到縣北三十里之王家河市集。市人見狀，紛紛歇業閉門。兵士氣憤，從後牆翻入予伯父所開之源遠典中。保衛鏢手自內鳴放土槍。兵士退出，民衆吆喝，兵士整隊向北行，民衆尾追其後，且走且戰，經過我村，北入山中，轉河邊，進大路，而南歸營舍。經過我村時，全村皆閉戶外出以待事態之演變。兒童聞知實情皆雀躍高呼「南兵追北兵。」父老則大聲呵禁。因爲兒童喜事。而老輩則慮患深遠也。幸喜是日北洋軍卽行北撤，某省援鄂軍於次日卽到王家河，民衆恐懼報復之心，始告解除。北洋兵士愛錢，動輒向民間需索。此風直至民國十五年猶未全息。民十五年吳佩孚敗後，有散兵經過我村，胞三兄正教書村中，村人囑出面招待；竟被俘走，勒贖八十元。此等小錢之需索，害民不深，而影響民心甚大。但在當時，民心之向背，關係雖然重大，而在今日，槍桿沉重，民心分量，無人計較矣！

三 革命軍人

當時革命軍人，一般皆志趣高尚，有救國之志；紀律嚴明，有愛民之實。軍隊寄寓民家，絕不妄取一物；如有所借貸，必按時交還；升米斤油之類，請其勿用交還，亦必堅決償還。至於買賣，則公平交易，不見強買勒賣的行爲。真可稱軍民融洽，全無隔閡。猶憶有一

隊士兵，欲住我家同昌典。管事人告其長官云：此中盡是老百姓典存衣物，倘人多不慎，或肇焚如，本典無力賠償，受害者還是老百姓。該長官聞言之下，立即撤去，改住師部司法處。此種精神，一方面係由於南方新軍的教練官，概是回國未久之學生，皆具有新興氣象。一方面亦由於革命大義，人心同然，足以提挈士兵，協和軍民。萬事皆有一定的態勢，未可以勉強求之，亦不可以偶然得之。

湖北革命運動，因鑒於丙午萍鄉之敗，完全與會黨絕緣，而祇活動於學生界及新軍之中。所以首義之後，各縣安靖如常，絕無土匪之揭竿蠢動，而革命軍人之四出組織民軍者，則黃陂有徐振坤，彼告知黎都督，謂將回陂組織民軍後，即隻身就道。行至江邊，見有一羣軍人，即高呼曰：我回黃陂組織民軍，有願意者，跟我來。於是從者十餘人，既無番號，又無槍彈，亦無糧餉。

黃陂有一木蘭山，在溝河東，西距鐵路四五十里，距縣城亦然，徐振坤認木蘭山可爲根據地，設鄂豫民軍總代表部於其中。發出佈告，召人投効，或捐助餉銀，自署總代表，而以黃帝紀元紀年。兵士無槍械，各持白刃一柄。服裝初頗雜亂，後乃整齊，其募捐既不敢強索，亦不敢攤派，而以樂捐形式出之，且復出於富厚之人家，數額亦不大，僅以百元計耳。此實風化淳厚，人心謹慤之所致。其後漸次成軍，入民國後，改編爲一獨立旅，黎大總統頗

依恃之。

四 革命黨人

當時湖北革命黨人，以軍學兩界爲多，大半來自田間，富於質樸純潔之氣。第一都無爭權攘官之想。黎黃陂本非革命黨人，但欲保有湖北新軍，則非推戴黃陂不可。在起義計劃中，本有擁戴黃陂之議，未決而事起。臨時軍事行動無人指揮，陷入羣龍無首現象。然非革命軍人，又復率隊引避，觀望形勢，革命力量，甚爲薄弱。軍心所歸，衆意從同，共推黃陂爲鄂軍都督。黃陂本未與聞革命事，拒不許，強然後可。夫人各有志，所作所爲，不必從同。黃陂未與聞革命，不足爲黃陂病；強而後可，正是當大事者所應有之穩重態度。黃陂出而人心定，軍隊來，革命始有可爲。革命黨人大公無私，用一非革命黨人之黎黃陂而革命成，亦可發人深省矣。

第二，革命黨人純潔無發財意。首義之夜：清督既逃，政權解紐，而閭里安謐，無搶劫之事。藩庫存銀千百萬兩，無人侵取分文。文武官員，概無薪俸，不分上下，一律月給津貼二十元；此項規制，入民國後，數月始行改定。在民國初年，鄂中官吏，風尚廉潔，非偶然也。及袁世凱帝制自爲，引用墨吏，收買政客，而風氣乃大壞。

第三，革命黨人無門戶之見，有推賢與能之雅量。黃陂既就都督任，革命黨人始於軍事

倥傯之際，想及一切建制問題，乃就商於省諮局，大計多從公意。於是立約法，建軍政府。又設招賢館，網羅賢能之士。後來居黃陂幕府以能文稱於時之饒漢祥，即由招賢館進身者。當時之用人無方，可概見矣。

此外，如革命黨人之勇敢進取，自是成事之必要因素，無待多言。凡事之成，須有其形勢於外，亦須有其主觀條件於內。武昌首義之成功，實非偶然。今聞首義諸君，有餓飯者，亦國民之恥也。

五 革命意識

「慶祝南北統一，建立共和」的白布旗幟，徧懸於革命軍所到之各鄉鎮；當時情景，猶歷歷在目。其時人民對於革命的目的之了解，第一為打倒滿清，所謂排滿也；第二為推翻專制，所謂共和也。共和意識，至為空洞。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何如？如政府各部門之權力何如？中央與地方之關係何如！統皆模糊不清，無確切之了解。卒至總統制與內閣制，中央集權制與地方分權制，乃至代議制與委託制，紛呶喧嚷，造成多年的兀陲不寧。政治教育不足，革命成功而建國不能邁進。

其時革命黨人之政治意識，除少數領導人物以外，多數活躍份子，亦復無甚真知灼見。固然破壞時代，難言建設之準備，而排異族，抗專制之感情成份，究多於建新國，行新政之

理智的奮進。即知即行之風氣，尙不足以體會「行之非艱，知之維艱」，故一般時尚，皆不肯做沉潛的研究工作，與忍耐的教育工作。

其時有一革命黨人，坐監於漢陽府。起事後，黨人出之於獄，即以之知漢陽府事。此公出入，必坐八人藍呢大橋，一如清代知府氣派。同志戒以革命黨人不當如是，而此公堅不肯改，直至漢陽危急乃棄而他去。又有一志士，向黎都督要求「先斬後奏」之權。都督不允，則固請之；固不允，則再固請之。都督不得已，囑與參謀長洽商。參謀長堅決不肯，又求之於都督。都督不得安寧，則曰：「往告參謀長，謂都督已允汝所請矣。」如都督言，往白參謀長。參謀長堅執不可，則又返擾都督。都督無奈，則曰：「汝告參謀長，須服從予之命令。如言往告參謀長。參謀長則曰：拿手令來。」於是又向都督索手令，都督立書與之。持手令示參謀長。參謀長不知所措，往詰都督。都督則曰：姑與之。此一志士者，得所欲洋洋而出，不意，甫出府門，即行被逮。蓋逮捕令已先發出矣。

我今記此二事，乃欲人了解傳統心習具有絕大的支配力，雖前進分子，不能脫其桎梏。革命之事，談何容易。凡事社會進步之促進者，當多了解活存的歷史，而勿用主觀的希望以鹵莽從事，

六 後記

吾拉雜寫此，已是感想萬端。吾今但願再作一言，謀策國事，不當爲主觀見解之演繹，而當審度客觀情勢以善事因應，革命之成，必須「天與人歸」。天與者，客觀條件具備也。人歸者，萬衆一心也。今日客觀情勢爲何？卽中國人必須努力建國，而萬衆之所共求者，則爲一強大興盛，統一而民主的中國也。凡願繼承辛亥先烈之遺志而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業者，皆當在建國大業旗幟之下，發揮先烈犧牲自己，不分門戶之精神，更益之以冷靜的探討工夫，廣大的教育活動，樹立明白的目標，喚起國人，共同努力。辛亥先烈的熱血，方不至付諸東流，而後代史家方不至目吾人爲不肖子孫！

（三五、十、十、）

——全書完——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發行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初版

回 憶 錄 (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二角

(郵運運費另加)

著 者 余 家 菊

發 行 人 李 虞 杰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印 刷 者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 行 處 各埠中華書局





(13825)